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生云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
蓋錢塘有陳善方伯先生云則世貞丈人行也日而
以書奉故御史中丞王公諍之志銘若傳而投世貞
曰王公於嘉隆間歷宦中外爲名臣而其按滇也則
嘗採吏民議舉不佞於旣廢之後而揚之嘗以有今
日不佞且老而王公死矣念無以報公手志狀而納

之窳宮而侯次卿者爲之傳而不佞猶有歉然古者
墓有表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
焉其在吾子之一言甚矣陳先生之厚也夫王公以
公舉陳先生陳先生不忍於其身後而媿媿若此而
王公世所稱賢者也陳先生蓋亦以公報王公而屬
之謏劣之世貞母乃非所以用其報乎哉雖然以世
貞之奉陳先生托而從事於賢者之身後則甚幸夫
王公者浙之永嘉人也字子孝 國初自台之黃巖
徙不十傳而有丁數千指顯貴爲 京朝官比比而
公之父鍊僅起諸生爲竹山教諭遷南雄教授以歸

教授公之宦竹山也公時從猶未娶間遇處士藍儻
儻夢冕而過者衆指曰御史中丞也質明司客無所
得獨得公見其狀頎皙而益奇之遂以其所愛女女
焉後封所謂藍恭人者也而公遂隸其邑籍補博士
弟子數試有聲實久之膺選貢入南太學六載舉於
應天又十載成進士授莆田令未上而以教授公及
母鄒憂歸服除補溧陽令入爲山東監察御史按河
東鹽筴還復按雲南尋刷應天卷滿考贈教授公如
其官母鄒孺人久之超爲大理寺右丞遷左丞進右
少卿遂爲左少卿推恩贈御史公復如其官孺人曰

恭人尋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而藍處士之夢驗蓋垂五十載矣罷歸里聽調竟不調而以壽終始王公之令溧陽其上豪肉視卑細而猾吏舞文爲食公一切以嚴明破之雖貴勢有力亡敢譟張者而時時尉問田野疾苦毋使困徭役上官往返供張草具毋所芬華巡撫都御史以是不悅公亦有所指擿而坐事被逮公得免又嘗用持法平忤巡按御史幾見中而察公廉亦中止公竟以令高第徵矣按河東而其長鄔自臺總覈鹽筴挾倖相重爲威福所至傾帑公從容說之曰吏不奉行明公德意而以侈名

歸明公非計請小抑損之鄔語屈公手謝公乃勅共
下鄔公不爲汰取辦具而已已其地旱公徒走而禱
雨隨澍所勾檢宿蠹殆盡雲南之世帥沐朝弼者自
詭以寵王多縱容爲姦俠虐使其下所難獨巡按御
史利寵之不得則孽之而公甫奉命便道過里則朝
弼使使奉書以黃金數百它寶物亦值數百金贄公
語之曰使而主以一束帛來敢不拜賜今非所以交
際執法臣也旣至而盡得其惡萬狀則稍取其客寘
之理弗改則懲其家屬又弗改乃具疏列上其狀
天子震怒爲褫朝弼歲祿而陳先生者前以視學至

數縮按察章與之抗陳先生之得歸亦取朝弼中凡
八年而公白其賢 天子亦爲之屈甲令而復官

陳先生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培豪狹卹孤糶
揚 主威德於萬里外爲諸方冠它善事不可勝記
而此其大者旣滿而朝弼餞之郊飲前行十餘舍寬
覺有物簌簌動喉下問左右噤莫敢言公乃自以意
呼燒酒調仁砂而恣進之覺物下至膈復進之至腹
則大痛洞瀉生血垂爲鱉形者數百千而愈左右乃
敢言曰公天人也中此法不解公之刷卷手自稽覈
吏不得緣而縱舍然不爲濫入曰吾非儲贖鍰吏也

其爲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質休買休曰貧民棄其
婦懲之可而柰何傳之姦而辱之於司寇廷辨
是公著爲令最後貴之水西宣慰安國寧戕殺諸父
與王師抗廷議以公才而帥之公至而總兵安大朝
已從諸道兵深入公繼之不卽平乃上疏自劾得請
公一爲令兩按滇晉所至皆有赫赫名去而又皆肖
祀之其調以非罪氣力尚壯而自歸後絕不通朝貴
人問知公者不當要卽當要亡肯爲公力者竟不用
公雖不竟用然亦足以暴白而完其天於正寢之牖
亦不爲不幸也公性至孝爲諸生時嘗以夜游憂其

父遂絕不夜游當父母見背業皆八十餘矣哀毀幾
滅性老而及之未嘗不涕沾膺也家遺產悉以讓諸
兄弗取布衣藿食不爲貴改道遙尚羊循物無競與
其從子副使叔果大叅陽德年德差次祭酒於邑里
有丈夫子五人諸孫十一人彬彬稱其家公之貴而
從少卿公南也蓋時時念竹山云吾起家於是故署
其齋居曰竹巖所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
通畧若干卷世貞故與陽德善而陽德之從季曰贈
太僕少卿汝脩者以直節死難顯余故嘗表其墓今
復表公而陳先生之義附焉曰永嘉之王有二君子

前後表之無愧辭

中憲大夫福建提刑副使少峯張公墓表

嗚呼此有名君子張公之墓公諱情字約之學者稱
爲少峯先生其葬也有志銘以幽且十一年矣而復
表之公舉進士歷中外垂十政秩第四品矣而不稱
官皆德舉也其所爲德者何循於官長者於鄉是故
合而謚之君子也公之始釋褐也得推官曰處州至
而郡闕守卽攝守卽能遏其囂訟者量蠲諸銀鑛鑛
盜用以無叛溫多侵賦監司檄公往覈公則囊爰書
示之曰若皆此中物旦夕邊障老革矣今而尚可爲

也衆股栗上賦以食時報竟乃一切緘舍示縣官德於是巡按御史王君紳唐君某鄉薦公理行皆第一而御史有離政高君葑者及最後巡按舒君汀俱以刻精深文自喜公名爲見推重而不能得其意金鄉盤石二衛相構株累數十百牘不解至連子孫徃以委蠹不成理而公探得其根第取輕刑莫之餘徃徃從革舒君覽而陽喜曰司理真理解耶然其齒斷斷亡所洩之而公應尚書特徵且發舒君故稽之俾後期僅得刑部福建司主事二御史當察吏以苛細謫公事稱之不介介也其治曹見器故大司寇聞公時

得聞公一言重輒移而公以母杜安人老乞便養改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
中公之爲職方復以勾稽匿卒見器其長而所奉杜
安人寬公養甚樂也尋以壽終公治喪葬備禮旣服
除忽忽不欲出又二歲乃就部選復得南車駕公所
職上供舟與營驛騎其累叢而官與民兩敝公令毋
廣舟數滋民派而稽其實庀材務堅良毋使舟易敗
三老稍稍獲完家營騎以時給芻芻足而馬羸死罪
在軍不卽徵民馬驛騎疲不給以它羨金償之母獨
困其騎長而徐徐劑自歲以次第徵補羨毋迫困民

公行之久而留都士民能識公出則相指目曰此郎
一何善爲德哉而僅遷九江守公之爲守也務以清
淨儉約爲事訟庭草生沒階隸役織履自給六曹吏
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歎曰民不勝逞矣吾姑
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
物因而縱剽率杜關遣犒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
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死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
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公以寇警築六門
月城費取之漁陂之直而不以煩民客坐傍送迎例
不過甌酒斗粟兩算器食客諗其直弗恨也凡五載

甯始遷爲福建兵備副使當是時倭寇歲躡閩亡完
地公提烏合一旅批之解連江圍前後鹵斬倭數百
人兵氣甫振而公以病瘁不支歸矣其宣而循若此
然公歸絕不以所樹績語人故事南曹郎喪除當北
公獨仍南郎而廻翔南北且十年又前以司理高第
徵不當守公仍爲守守兩入計吏與上考不當閩戰
地公獨閩戰地識者能得其自以公不濡跡政府無
束帛釣金之饋以叩公公不答兩臺使者周公如斗
溫公如璋交薦之或謂可緣以起者公亦不答其讀
書自六經外精於閩洛家言然不樹講學門作詩錄

性情發能爲唐人調然不好從少年倡和孝友忠信
出天性然不欲以事見得久而人始追言之其最所
不能掩者廉吏聲然鄙易簣而橐桿然而後遠邇靡
片言間也公真長者哉始公爲繕部公楨次子出後
駕部公祥繕部公有季子曰意先公舉進士封公父
如之更十餘年而封公駕部公亦如之以是兩無憾
意之則山東臬與巡按御史爭曲直手批之用是罷
而公始成進士天下以直歸意意亦能詩及別聲然
不善藏人藏否自公之爲長者而名稍軒輊不佞貞
少於公近三十年其轉副臬與得請偶先公追復出

而公已捐館矣中間公再以考績至都下得相過從
懼然無間公三子應文應武應忠皆玉立而諸孫中
鄉進士厚德博士弟子定安燾而有文時時從余游
余是以能悉公表公墓而無愧辭

亞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蘇山陳公墓表
當 世宗朝北虜勁而南倭蔓中外之所注倚一
兵部而兵部僅一職方是時蘇山陳公縣武庫郎以
明畧調長其曹 上忼憤 國威弱思所以張之

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
導鵬爲姦利尚書博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

言其名儒甚間從郎謁相嚴得小惡語輒股栗不能對許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溫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叅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一徇也浙直大師胡公宗憲有辜 詔給事御史往勘之悉發其陰私事而相嚴意右胡公以詰左侍郎謝唯唯復顧公謂郎見給事御史疏不彼亦比肩而臣者胡斷斷牙吻乃爾公從容曰給事御史疏郎不知郎所知者胡公雖材臣而好掩敗飾勝師所繇老如國大事何相嚴頰爲赤明日下廷臣議以臨敵忌易將解始再下兵部議公卽具草其畧曰掩瑕錄瑜以冀後效者

聖

明使過之仁也據事論摘以懲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相嚴雖借以薄胡公辜不誅而不能有所加於給事御史會王直葉完旣就禽相嚴子飽其賂微風公謂殺降市信公正對曰帥臣陰爲媾耳非有

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埽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毋以謝天下於是直等竟伏法而相嚴父子稍稍不便公秋警解婁受金帛賞當遷爲九卿而副相徐公以公文亡害薦視福建學政相嚴俱尼之僅以按察副使飭井陘兵備公至鎮則虜擁衆掠山後朔應

忻崞諸州羽警旁午公整騎卒戍曲陽分部浮圖峪
紫金關蜚狐諸隘過宋楊延昭廟念其能訓單旅虎
踞強胡間爲文紀之數徘徊祠下不能去所填獲鹿
旱蝗亟發廩以賑露禱於蠶雨澍蝗盡死徙會持母
吳太安人喪歸吏民哭於道道幾絕服除當補官而
公之在職方而左侍郎者固已心愧公能又嘗怒笞
其司吏病創死公爲謝曰郎不能教吏吏坐郎死臯
且在郎左侍郎不能答以是益愧且恨公而當屬大
察吏左侍郎時驟貴以官保填宣大爲流言中公於
省臺竟坐外調公聞之歎曰昔聞之三閭大夫世溷

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不量鑿而在衿兮固前
脩以殖盥豈其謂我耶語家老亟營菟裘而沒齒矣
始公十二治博士家言應試而學使者張常甫沔陽
守李川甫奇之至携之署夫人加盥沐焉而勞之酒
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生何易也又
十年所而舉鄉薦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交游亦
日進如張少保治傅司徒願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
中丞願之輩天下所推以爲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
公公於文章已追琢有聲實而意不自憚願時時取
孟子王先生性善良知之說而心體之以證於鄒文

莊公守益程文簡公文德相然可乃益自信聖人不欺我公之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進士其所射策尤見奇張少保以質諸相嵩曰此甲第衰然語也相嵩故拙詘之張公退而憤憤曰誰謂乃公強不能伸一陳生以故公每不獲意於職方輒歎曰夫夫也難我非一日矣公成進士肄事工部虜適大入傅城而軍公佐守城闔與少宰王公邦瑞值而叩虜事公對甚督王公歎曰經世才也公之繇選人格得兵部兵部一再徙而輒長職方盖守城闔始之也夫士生世以文事勲猶二端耳公翱翔其間大有人知之

第知之不能用卽用之不能盡顯與晦相乘是若有
物予而復斲之者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金
石竹素之業世亦麇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順風以
呼碑板卷軸不蹙而馳四裔自湖以南亡不知有蘇
山先生者復誰能斲之夫此猶公自力云爾予之子
文燭其辟公車治廷尉正出爲良二千石視學政董
漕計皆蚤於公而顯過之駸駸未艾也公以故氣益
發舒寬然不爲家人生產而享素封之樂二十年而
後終其終也猶折簡召客爲賞花會蓋怡然悠然云
天於公竟何如也公所著有見南江閣來青軒詩文

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奏稿大業堂
尺牘沔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世其家行鄉政珞
珞饒懿矣與它感慨赴急氣誼事非一詳吳叅政國
倫志生卒歲月世系內配子女孫詳文燭狀公之葬
也其墓在其所文燭銜哀寓書幣而乞余一言以表
之余故辱公知而已文事善文燭故不辭而撮公出
處之大寓之七尺之石而俾樹隧焉曰是陳氏良也
某以而張楚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表

萬曆之五年丁丑 上臨軒錄天下士賜宣城沈君

與先生爲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而其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脩也沈先生旣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脩亦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而外廷以爲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李侍郎勸之奔喪復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而李侍郎故嘗與相國計奪情者發書強嘻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未已復貽書嗣脩謂相國爲天子師表柰何弁髦綱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實嗣脩亦不能答先生乃

與其友翰林編脩吳君檢討趙君汝師謀各上疏請
止奪情且屬草而曰 上卽幸聽二君子疏已足不
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
不然是我曹自爲名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
疏上相國果恚而取中 旨欲下之理先生知事迫
復具疏大畧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
情卽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
而入長安門道遇坐主徐吏部詰先生所往得其故
卽請疏觀之已納之袖曰中有謬誤可再商也吏部
知先生疏上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獲請出而呼書

疏者書甫訖則二君子與他言者拜杖闕下矣先生
自恨甚親爲傳膏藥啖以湯粥度其出國門卽移疾
在告滿三月上書稱狗馬不任史職乞骸骨生還故
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諸前事大恨曰我何負於天
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
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南諸大吏
則爭釣奇欲以沈先生身爲餌餌相國先生卧陵陽
敬亭之傍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藉坐起唯意長
嘯自舒適有胡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
客羅致之欲俟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

而相國意亦小緩先生乃稍稍憇息九華尋西游嶽
中陟白嶽黃山沂嚴灘下羅剎江沅西湖六橋盡挈
兩高之勝已出語兒口挈馮太史開之訪屠令長卿
於由拳遂循婁水謁王宗伯元馭卽不佞貞亦獲從
焉時元馭之女曇陽子道成矣屬先生去而謂元馭
曰嚮客來者何人不可失也元馭曰毋若彼之任俠
何曇陽子曰俠者果銳而不顧滯此可以激進也於
是元馭露之先生以曇陽子之化期來曇陽子且化
囑之曰人道脩身聖道脩精神在身中以有情爲
用用情不用爲脩持凡好名好事分別是非一切

種德持壽趣亦屬塵緣先生寶奉之若頭目且少負
大志多奇夢夢再之上帝所有所遇至是益自信以
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事亡足難者然弗能遽絕耳
目之好欲兼得之而客以異端進謂循此亦可襲而
得道如悟真之謬注先生信之方自以爲快而病乘
間起矣會相國之子書報先生爲相國殊自悔不能
以金馬三尺地留先生使天下笑我且人生若隙駒
不以時樹勲業而坐槁巖穴爲筴得耶否歟先生心
動且促裝客聞之則爭趣先生門周旋報謁亡寢食
而病益劇已夢壘陽子趨之去又夢所奉關帥者

亦趣之曰不能爲斯世挽先生奈何先生醒而曰已
矣不復有所爲矣顧其子有則趣嫁諸姬之無子者
而卒嗟乎先生前後所夢真耶幻耶豈幻者真而真
者幻耶抑真與幻皆夢耶先生諱懋學字君典號少
林一號白雲山樵其父少叅公寵爲名臺察敷歷中
外皆著聲實而又好稱餘姚之學先生顧不肯帖帖
一家言工屬文亦不純治經誼而傍通諸子史尤精
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短
小精悍秀眉媚眼便捷饒力善射步走山礪若飛以
至跳丸弄鉤戲馬擊球鼓琴握槊諸技亡所不習曉

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
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畧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
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畫慨然
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熱血作
生洛河倒服匿注捫馬酒使胡姬剪頭雛歌出塞吹
觥築而和之塞外容見者謂是何吳兒貌而氣凌我
出僖父上數倍也先主家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
不挂齒旣爲俠不已則漸窶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
或風之輒咲曰裴叔則何人哉損有餘補不足豈所
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賈人子亦揮中死

虱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搢紳甲冑下至劍客
酒徒亡不扼掣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先生而及其
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麇集而至于死相率悲惋而
嘔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歎恨其不可
作而族戚之受恩偏者爲之慟哭歐血獨其家窶益
甚諸受責者以券來不可已而欲從受責者償之抱
空券而不盡可跡矣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縱
橫捭闔往往出人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留藁草
與先生交最厚者屠長卿已爲之傳甚詳而汪司馬
伯玉使來言謂先生近游嶺有金石諾我當任其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而子任其明可也於是則以長卿傳來請表墓憶
與先生游微微庚辰事先生不盡答而趙汝師嘗從
容言之與先生初同志者管登之復言之余因以益
信先生之爲長者而尤惜其死之早也老子云死而
不亡者壽自壽也夫豈其叔孫氏之所謂三立而已
蓋必有真不亡者惟曇陽子知之沈先生之不亡吾
雖畧得之而不敢以表先生墓姑取其應跡之似以
志余惜而已雖然先生豈以余惜爲信然哉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南圖趙公墓表

余宦游楚而及事今太宰趙公於中丞幕府也蓋嘗

德不一而太宰公猶以爲慊於志因卽公葬所飾棹
楔弘隧剪棘而置麗牲之石且屬余表之嗟乎公之
先卿士夙佐晉而伐霍啓耿以有成季宣孟世世光
輔乃其自周而徙者叔帶爲晉始今公自濟徙寔爲
汝始也當晉時叔帶之有名位顯異不可知今太宰
暴起諸生貴重至追贈其先二世俱上卿毋論太宰
材視夙孰踰公於叔帶不亦顯融有光哉夫予言則
何足以重君子公諱某字某配某有隱德贈夫人

上林苑監嘉蔬署署丞守西沈公墓表

當嘉靖初而故左給事中沈水西翁數上封事以仇

直通國體間最後言益直至觸上怒下詔獄榜訊

瀕死者數矣於是翁之子署丞公嘉謀詭楚服入侍
翁於血肉狼藉間旦夕浣濯傅膏藥共湯餌凡廿有
七日而出獄得不死乃顧謂署丞公曰而吾身也公
盖甫踰冠耳於是水西翁既罷歸不自憚稍稍放意
山水而又好客客至輒留亡問供具所自署丞公殫
貲力而從事水陸之珍與耳目之玩集不必時產不
必地盖竟水西翁身無一日弗適者而是時公爲太
學上舍屬文有聲再試不利輒棄去曰吾翁不獲奉
吾君而歸我何忍倍翁出卽出誰與適翁者因署其

齋者守西以見志焉鄉人人稱守西公真能守則又
曰水西翁有子矣水西翁以老壽終公哀毀備極既
葬侍其繼母俞太孺人依依不忍違者十餘年而始
謁吏部爲選人三事諸公有知公從水西翁獄事者
慕而願交公公又善水鑑諸達官貴人來叩得失踵
相嚮公人人爲稱別懸契無爽故太宰楊襄毅公父
子與後太宰陽城王公尤善公至日公曰令唐叟而
吾子必不失剛成君而公退而自守泊如也揚公時
領大司馬有將家子微知之橐千金求公爲道地邊
任公憲却之曰柰何以市人品我公之謁選得上林

嘉蔬署丞咲曰是將使我不茹蔬益自約爲母染而
馭其下則簡易嘗行署於它室中得露櫬十餘具亡
主名爲設薄酌而葬之已滿考念俞太孺人七十因
引疾予告歸奉觴爲壽盡懽亡何俞病卒公少於俞
僅十歲所而持服易戚如禮諸喪葬費一切不以累
弟姪獨身任之服除意且倦而會 先帝初御極

下書褒揚言事者而水西公超七秩而進太常少卿
又賜祭公叩首謝 上恩已復哭於墓而曰吾今乃

知臣子之願畢也遂不復出而公有子封君侃能讀
書治生約畧如公之奉水西公二孫吏部郎璟鄉進

士瓚少美而文公奇之以爲必貴每試則躬挾之曰
毋使輕墮少年窺也蓋及璟之登上第濯濯郎曹矣
公性嚴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爲朔望具衣冠拜
家廟私忌不預宴會嘗聽聲樂以爲恒其於財能禮積
而義散之尤厚舅弟孤姪爲損橐樹家室矣公嘗舟
行至湖而遇龍起攝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夫夫
常陰行善帝享之矣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它公歸
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金焚棄之謂一介瑣尾何
以當 上帝知割合貝而爲惠庶幾報哉郡邑鉅寮聞
而益重公業鄉飲剗爭延公大賓公謝憊不任旣而

曰小善也何足齒且行而使人知之非陰行也公既
謝計然筴不爲至生平所好奕亦厭棄晏居深坐焚
香展黃庭經而已既病彌月且革精爽不亂呼藏具
閱之而瞑得年七十有二娶於金少公四歲先五年
卒子孫婚嫁皆名族語具志中嗚呼古有變服爲獄
卒以脫被考者獨行之士於其府主能之焚券而不
責償徒手以報者誼俠之傳於其因主能之而况公
之於其父於其身至親切哉則亦豈甚高難能哉乃
至上感冥冥而下嘖嘖人口者何也蓋末世所希覲
爾藉令讓耕畔卻遺金於西伯岐豐之間者奚取擇

也神之相之不辱鱗蟲逾施逾贏既穀且豐孫枝虬
騰蔚爲時宗天於公何如哉余始與公遇巡臺幕公
謂余可八座差不酬而又以余有道氣足教至於今
心營營然竊因吏部請特表其墓以勸夫勉爲善者
恩例冠帶卓見齋翁墓表

余與光祿署丞卓明卿游而明卿寔托余志其母氏
三十三年之葬而曰吾不忍竟死吾母也亡何其父
見齋翁以壽考終而明卿始謂余志之已而泣曰孤
欲使七尺石翹然而標於松楨之間而過者人習之
不猶愈泯泯萬歲後哉余乃曰吾不知而母以而知

而母也今者乃以而暨而母知而父其友葉之芳曰
不然當以卓翁賢知激甫可也於是讀明卿所次行
卓氏之先顯自侍郎敬有復初公敦者其從父弟以
侍郎抗節故跳而為塘栖贅塘栖之贅蓋自瑞安而
秦化而山陰三徙矣遂為仁和人卓翁之兒時其父
行賈齊魯間不歸則已能事母某把持門戶矣稍長
從師受書以穎悟強記稱垂就而父竟奪之賈其能
計母錢出入子息析秋毫跡若累纖微起家者而實
廓落不喜為鉤距乾沒嘉隆間歲大侵卓翁悉出其
儲粟而賤糶之又煮糜啖饑者而棺死者人或謂若

儲粟之謂何卓翁曰吾所以儲非自封也東家閉出
飽欲死西家閉入饑欲死吾衷其間足矣於是邑有
大徭役與非時軍興調輒推卓翁卓翁爲立應而宅
所散以氣誼爲百金者不訾數又別規臯亭之麓以
葬其王父母父母身所樹庾田宅割而推諸息弟咸
極所欲諸息弟旦夕朝猶家君也卓翁有所置勝舉
子文卿其後夫人某舉明卿美而封卓翁時時撫之
曰兄曹知卓所以徙乎卽不能如先侍郎毀宗以殉
志異日操觚管時公車拊循郡邑吏民而脩太傅褒
德侯之業隆隆振家聲卽不及而吾挾素封以老而

人笑此飽躑鴟公沙爲者我何以瞋目於是二子咸
感奮讀書文卿舉於鄉早卒而明卿老博通古文辭
繇太學上舍補大官丞待次郡國守令爲明卿名高
故市牛酒請行明卿得交懽卓翁又推臺格奉冠帶
已又春秋禮致之鄉飲賓卓翁爲一應之卽謝弗肯
再曰寧吾任哉卓翁旣用高年著名義書策善斷居
傷邑無遠近咸取裁卓翁得一言卽有所不可亦強
爲解而卓翁度其且解輒去之曰郭解一俠魁耳尚
不欲操邑賢士大夫權今乃以汙我卓翁姿癯而清
善步履食酒溫克好爲詩明卿之爲詩以風格著而

中翁顧取適情與近道理時時取宋儒先生遺訓筆
而列之座右然間從衲子方外游大出貲建大善
禪寺葺永清菴兩祐聖院造里人橋者二人或謂卓
翁故爲福耶將市義耶咲不答自是人能賢卓翁不
能得所以賢蓋年七十八而卒有丈夫子六人諸子
女婚嫁皆名族嗟乎自余之不別治生數宦削產今
觀卓翁於財義聚而義散之其散浮聚者數矣而卒
不削是遵何術哉余旣不獲問卓翁姑以明卿請表
其墓愧世之齷齪謚錢愚者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懷石李翁墓表

李氏之先爲崑山人而業儒

高帝時崑山之占

儒籍者首盧氏而李爲第六家時以比故中原盧李

二姓云有光祿丞某者生七子長易州守其次道州

司訓某又次爲蘭石公某饒陰德應鄉飲賓有二子

而翁其季也諱棠字某少治經術有聲而奪於病弗

竟就因傷曉軒岐家言不復稱仕進矣而郡邑之習
經術者爭延而致之塾翁素貧食糲於家而自師道
成則往往致美以養蘭石公尋歿哭且滅性築廬
墓所者久之乃自號懷石曰棠也爾忘而父之爲蘭
石乎是時獨母潘在因推父遺田廬器物以歸伯氏
而奉潘居外箸益精七筯以薦潘甘之曰幾使忘有
伯也亡何潘亦歿翁鬻外箸以葬亦不以煩伯氏邑
里人咸稱李氏子孝廉孝廉當是時翁弟子雖日益
進然其魏不過脩脯束帛以其訾畫什一小具家而
遽好仁義急施予旣習醫則多儲藥以活貧者歲饑

道遇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
問如是至再三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爲彼德也
一日自吳門歸而舟之旅竊其橐金去或曰是可跡
也翁謂人固未易跡籍令跡得之彼何以具面目天
地哉卒弗跡也翁雖奪於病不獲用經術顯然中不
能無望之而有子同芳其治經精甚又工屬文教授
諸弟子所薦十倍於翁時翁乃徙居城南築精舍雜
詩卉竹環之稍稍斥買古圖籍釀清醕不復別擇客
至則留與樂飲謹笑窮旦夕以爲恒而會族有爭墓
壙者中翁父子以危法尋白會其人暴疾得死子亦

死翁遺其孫金俾葬塋地傷而築室以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居爲隣惡少年所睥睨每雨輒更版築而侵焉翁弗之校其後伺翁避島寇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已而同芳拔萃高等入大學舉鄉薦最後薦於南宮爲第二人 廷試唱名復高第報至翁始大喜語所親吾願畢矣已而涕涔淫交於頤曰先君以屬我不能得之我我乃能得之子何以母覲地下也亡何同芳拜尚書刑部主事使使迎翁致邸中養翁欣然曰野人生不識長安何狀當一行至邸比部手選酒炙而盛服進之甚樂也

一日忽謳吟思歸曰吾生平游不能過數百里而今者渡大江眺金焦歷徐沛鄒魯之墟得縱觀

天

子宮闕壯麗車旂冠服之盛吾願飽矣不歸者且寒我雞豚社比部長跼泣留乃曰先壟迫水而堤善潰西關堤亦善潰潰則侵里今歲月離畢多雨吾弗歸弗治也於是徑歸鳩工石益二堤堤成而翁疾矣翁之少時屢病行百餘武輒喘既自爲藥則漸強中歲益強半日徒步五十里不告疲也晚而病濕脛弱幾復如少時尤畏接豪貴人多謝不任邑禮之鄉飲亦不赴而其於弔喪問病唯謹乃至故人酒社強自力

赴之如赴尚書期也病脾至革儵然顧比部之弟聯
芳曰強爲善而已母累而兄遂卒得壽七十有八翁
生平儻敦信誼不寢然諾治家肅而不苛雅善吟
咏時時集古方有刑家百詠原病治效諸書藏於家
元配高天繼王安人其出爲名族淑而材相翁於寔
以儉勤先之上奉母潘而下訓比部兄弟靡頃刻懈
翁得以安於他塾母內顧憂乃其爲德也則時時慇
懃焉方族人之爭墓壙也安人痛心痛卜者謂崇由
墓必直之官翁將從之安人曰以我故而與族閔我
生不如死乃已蓋前翁卒之十八年而捐館毋論比

部痛安人翁老而與比部反之未嘗不泫然也嗟夫俗之敝久矣強者以貴力相高饒者以財自娛然猶未用爲足雞鳴而起孳孳焉日脩其睚眦之競夫其熾然於中而焰於外寧復計子孫哉李翁之貧不惜施施不責報念不及僥善不近名此其爲長者故天性然身壽考而賢子繼之抑何縣契不爽也語云樹德務滋譬之卉木李翁植之王母溉之其不芘芘茂且喬者鮮也翁固行圃而歎翁之歎蓋歎樹德也余故表其墓俾過者式焉夫豈直以訓李之後人

處士樂耕侯翁暨配丘孺人墓表

今按容... 御史奉節西南行... 節烈當旌請者而非所顯任未嘗不心儀而獎與之
及再遷佐全楚藩臬周行咨陬得田里一善事未嘗
不津津筆舌也天下之為德而顯者則有顯者任之
今夫隱德猶之乎谷芬也雖順風而加揚未易傳也
不佞是用以沾沾乃今幸復以使事還從邑大夫具
牛酒上冢而我先奉政公之屬履隆然崇矣歸而奉
觴觴我百歲母太宜人是三尊人者皆有 天子
之制詞所以褒美寵靈之不一而是而獨王父母之

冢伏草莽也恣恣垂四十年矣在幽宮者不佞之辭
且與土相蝕也不佞是用以懔然若有負而君子將
病之曰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以吾子文而中自廢不
任顯則非子之托而誰托於是侯子乃言曰王父樂
耕公者諱璞其先世爲嘉定之蟠龍江人父曰守常
公有四子而公居仲凡三子皆蚤世其遺孤一二弱
而守常公之養子曰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心旣冒
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公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扼
腕不自懌曰吾父寧食於徐而歸之塗且我何以見
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丘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

之而丘曰彼固少爾易爾毋如我衷河雖然盍請之
鄉三老鄉三老則已入徐端潤曰吾不能從汝慶恤
也公恚甚奮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知之賂邑博
士爲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旣兩造公爭之彊令怒
囊以三木公伺令出入輒號呼曰不腆先人產使子
任賦它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爲覈而歸公自
是公稍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
如兄弟無間曰爲大計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
公旣能自彊里中人稍稍歸稱之而顧以温易佐其
直生平無失色酬酢有一子廷用卽奉政公以公稱

樂耕也亦樂之不及治制科業晚舉不佞而材之亟
謂奉政公曰必教兒吾嚮者悔棄汝耕今可再耶諸
所以佐不佞膏晷費不得則王母丘之機杼若洗矣
不佞試而小利公喜見眉宇其不利爲柔聲以慰勉
曰汝學未成乎夫士學成而後可言命乃語奉政公
見必貴吾老不能待耳旣疾病呼酒與宗戚間左別
談笑衎衎而逝公之卒得壽七十六而王母丘以傷
公故屬疾然又久之始卒壽八十六蓋奉政公時時
撫不佞而歎曰而卑此數椽乎微而祖誰與有此室
也微而祖母誰與安而祖此室也夫豈惟弗有室卽

侯不斬焉且他邑矣非侯者侯此土矣蓋不佞至今猶在耳也乃不獲比與所按節地心儀而獎予之者何也世貞乃起揖侯子子之王父無它異能然不失鄉長者而功於侯甚大子之王母功於王父甚大請筆子言而勒之墓隧之石

陳烈婦林萊墓表

林萊者故大叅公舜道女也其稱陳婦者何死而婦於陳也其稱烈者何以義死也名萊者何大叅公有三女長曰瑾季曰仁而仲獨產於萊之文學官舍故以名也萊生而婉孌共女職而性尤孝友母病目晨

興輒以古砥之及除而後已林公嘗夜讀書至孟子
死徙無出鄉章萊傍聽之請曰此爲何書也而若有
意者林公爲訓所以則曰彼猶踈也而戚今夫家室
之內若姑婦姊弟妯娌戚而踈者何也林公曰踈而
戚者古人獨然耳女曰必古人而後爲人也耶林公
亡以對則謂萊毋識之是必能以倫節顯彤史亡何
長樂之御史中丞陳公省司金華理而林公時令仁
和同年復同好壤相接也有子曰長源與萊庚相次
才貌相當也遠委禽焉最後六禮畢萊行去林而爲
陳而長源以讀書過瘁卒長源美而材林公傷之慟

萊聞乃歎曰陳生不起哉業蓬首削脂澤稱疾卧牀
第間其哭不聲而神傷且曰吾其死矣人或謂之汝
林而陳耶不陳不成婦汝何自死萊怒曰誰謂不陳
而以余之名氏歲月飾而櫛之以歸陳則余旣與聞
之而忍自昧固請林公得禮赴於陳執婦喪而後死
之復寄聲陳公治而仲葬者容棺之墟必兩其廓乃
可林公日使女瑾與仁百方尉解之咸報曰夫萊猶
石耳是可碎不可柔而轉也林公爲貽書示陳公時
陳公有母之喪而林公亦有母喪則相與謀曰以凶
歸所不忍以好婦疇與主之姑俟喪除乎俄及暮萊

大悲陀曰得無綏我而覬奪吾嚮乎遂不食積七日
嘔血死陳公憐而以書請林公爲合葬於嶺西耐其
姑莊孺人之兆而志之於是閩之薦紳士人俱哀而
諫之叙之或曰萊女也而婦其行者何居或曰林之
淑也非陳淑也有父母在不成爲陳也吳郡王世貞
曰善乎吾師曇陽子之夫徐生而擬殉之也謂其父
以不食祿者非王臣乎哉夷齊不祿於殷而爲殷死
李業王皓王嘉不祿漢而爲漢死王裒不祿晉而爲
晉死周朴不祿唐而爲唐死雖然彼猶計以爲無所
復之耳陳之幣在林而林之名氏生歲在陳則幾委

質焉然以殉父母則孝也以殉夫則烈也孰得而持其後嗟乎烈士死君烈婦死夫死而守其是者恒也然而猶知有所謂是也死而以名死者死死而以情死者死十固不無一也萊一女子耳非有講習聞見之素是二端者不一與之其黯然者天真其惺然者良知哉則烏可以無表是表也以不佞之汗而陳公乃有取焉雖然非萊志也

上林苑蕃牧署丞見巖王君墓表

王君者故南京禮部尚書郎九巖公表之子而國史編修堯衢先生立道之舅弟也君諱望道字懋及其

自稱見巖者則以九巖公故始余年十七而侍先恭
人北上與堯衢先生遇於工部郎中張公官舍先生
甫三十餘清貴凝遠有名士風居無何而卒及余年
五十五而君偕其夫人胡氏來謁曇陽仙師羽化之
旦以間過余則一寬然長者也與之語靖而溫與之
酒直而不亂久乃始知爲先生舅弟屈指三十九年
矣相與感慨沉濫不已自是君歲必一來凡爲歲者
四而忽不來怪之則君物故矣當君之盛時不獨有
貴父兄而仲父兵部公業仲兄鴻臚君重道皆蚤貴
君又以少年補邑諸生升太學上舍經術之外能爲

古文辭又從故唐中丞應德薛學憲仲常游二君世所指目以爲冰鏡者其試太學則爲大司成咸安王公所賞識世固不敢以一第盡君君自視亦以爲不足芥拾及其再試而再不利憂患乘之則國史先生卒而九巖公痛之亦卒獨君與鴻臚君在當析產君泣然曰孰與吾兄之天而遺孤藐焉也則又曰孰與仲居之拮据也於是產獨取其瘠僻者尋議役則獨當其繁者其所謂繁值倭至而城其邑則又難城成而君顧居郭外大盜又入其廬掠財物去已復倭大至君倉皇奉其母入城而身與鴻臚君攢九巖公墓

倭又焚鴻臚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讓之而別築舍久而鴻臚君亦卒君之少弟亦卒其在者唯母朱太夫人與君耳太夫人八十餘然尚健七箸君於荼苦中能破顏色以慰之務得其意而薄俗見君家勢去盡以爲奇貨可居君侃侃自立而待之以忠信所娶顧夫人蚤夭而胡夫人繼之女而男子公恃以益紓家亦益振屬資積選部朱太夫人強之北曰若縱不能望先公時使及我而齒朝籍令我一覩冠帶兒不亦快乎君依違久之乃北屬太宰楊公博掄選及公而識之歎曰是同年生客部子耶見延祖令我思叔夜

授鴻臚寺序班嘗奉部符齋金淮漕院以清白不擾
受漕使知歸而謁吏部爲太宰張公瀚國史先生所
善同年也尤器君時語人司馬家小弟故當勝伯達
擢上林監牧署丞署沃而所進饒吏緣爲姦私君痛
釐之皆洗手而治民有以歲例入賂者君笑曰豈以
我資郎而溷我我不畏貽先世清白羞耶叱使去一
旦念太夫人老病上疏乞休而爲上林令所尼尋太
夫人訃至號踊幾絕其治喪一如喪九巖公而加慎
焉服除遂不肯復出君生好讀書其於制科業尤濠
居諄諄誨二子毋以我不第而易我與人交不爲鱗

甲客至輒飲飲輒醉醉酣耳熱無所不肺腑客過君
所人人自謂坐春風中也胡太夫人端靚善玄理與
君相莊愛至老其子化傳蚤卒而存者諸生化醇上
舍德醇議葬公而請於胡夫人乞大學士王公元馭
志其幽而謂不佞表其隧嗟乎君壽六十有七以此
六十七年之中而榮悴百變若雲霓然造物者之侮
君甚矣而君以坦承之以慎守之變有盡而真我見
以仁義附焉高朗令終嗚呼難哉是宜表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表

陳氏之爲陳也其大自故太保僖敏公鎰始僖敏公

昆弟凡五人而最少者封御史公鑄鑄有子御史公
僕僕子浙浙子桐是爲仰節公凡二世稍屈而醫亦
不廢儒居恒邑邑謂我不廢儒而醫奪之卒不獲用
儒顯蓋晚而舉公小時穎敏甚甫數歲母周見背柴
毀骨立如成人仰節公授之書輒誦授之文立屬撫
而詫曰庶幾祖武哉而公益以孝謹得父心離外傳
而趨左右侍時寢熟至夜分醒而顧公瘦形兀兀牀
側矣恠曰若尚未去耶乃去以爲常仰節公歿公時
甫踰冠煢然支牀孤也而宗戚之侮乘之公私百罹
憂及屢屢竟以是廢儒人或風之安能坐縞將什一

是息公歎曰使我握錐而從市人予以是生何顏奉
伏膺之辭與其家約男服外女服內毋浮食而已會
有子給事燁自髫髻此時業已見頭角公日課之書習
已屬文則益奇始一破顏曰吾負吾父賴有此兒以
解耳所以教督之益力卽傾橐而資東脩弗卹也已
而給事連擢進士上第授行人使衡藩便道稱觴爲
壽公愀然曰使者里錦榮乎吾聞之不辱君命之謂
榮給事奉教唯謹尋以課最得貤封公階脩職郎亦
行人已給事拜令官遇兩官微號恩封徵仕郎職復
如之公顧貽書戒給事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信哉

雖然貴易驕也近易濡也慎毋惠直毋訐和毋同有
先太保之臺紀在會給事復使代藩歸守令具牛酒
日爲壽客亦益進咸謂公可極意而究當年之歡亡
何病中滿而卒得壽七十有一公性素恭謹動止淹
雅有度尤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冀
公應之以爲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坐
溫言自剋責竟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
遂亡去家人有所市物必令小浮其價曰彼不得息
何以食也其微時出入憑一蒼頭委蛇跡可數貴而
亡何變益浮沈里社門亡少長貴賤與講鈞禮於是

人人益稱公長者仰節公捐館公時已過六喪而公自謂少不恒供奉因自號懷節其悲母周尤甚每語及未嘗不泫然涕下也歲時家祀必腆潔如事生祠舍酒掃恒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力代哉其治墳壙滋拱木修丙舍亦不以煩宗黨晚節好浮屠老子言所賑貸緩急肉枯死生不告橐耻然不以之施土木及齋醮曰吾與其慈憫清淨而已不爲罪福計也旣病漸革然猶自力冠櫛危坐如恒時給事跪嘗藥而進之却弗御曰藥能生死者耶則汝王父母至今存耳許大夫問何言曰有兒在吾何言儻然枕給事

臂而逝王子曰吾觀夫陳而知夫復始者之不易也
蓋斤斤者三世矣以經術播種而益樹德以滋之語
云是穠是藜必有豐年其視任宣之害粟樊壽張之
植漆不亦大徑庭哉陳公之爲長者毋以通塞變至
臨大故而不懼不殫要其中有以勝之矣故因給事
之請而爲之表其墓公諱某字致甫其詳具志傳中
贈承德郎禮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魚山郭公暨
配黃太安人墓表

魚山公之棄憲使君也蓋嘉靖之甲寅歲春秋僅四
十九云而是時君以聞嘉令高第入郎戶部轉祠部

痛公之未及封請於亢太史思謙志而銘之已進員
外郎公始贈贈如君官其又二十二年而君母黃太
安人始捐館生得封矣且壽考矣於耕祿養無憾矣
而君之痛之如痛公也李中丞邦珍志而銘之而君
意猶未已又十年而思所以光昭公與太安人之令
德遊海內之士能言者得其同年王世貞而具書幣
走使二千里訪之山中曰不孝有七尺之石樹之隄
傍以麗牲而藉子以不朽余謝不敏則聞公少時儻
朗負奇質讀書日誦千餘言受易鄉先生婁東而不
得其旨一日奮自勵曰將受之人耶受之心也閉門

精思者踰年而霍然大悟出試於有司輒爲諸生冠廩學官其父某翁喜謂公母某夫人曰吾世世勤力共縣官粟今縣官乃粟我矣公居家以孝友稱亡何母夫人痛疽危甚欲決不得公爲吮之至再三毒且旣痛止而夜有羣盜厲刃而瞰公室者公覺之走業已脫矣念某翁醉不能起復入撼之醒而負之觸戶限僵乃幾及背矣強自力起竟以某翁免初某翁之器公甚爲擇配於隣邑得嘉祥黃賢之息女而委禽焉是日黃太安人母李方妊太安人時夢所事佛嚙一指授之曰與汝孝子母李喜謂必男子也旣養而

女以爲不驗然太安人少卽蒸蒸孝喜讀佛書矣旣
歸公公時淫於學不復能顧家秉太安人代之其御
臧獲數十百指肅如也奉舅姑脩禮容而後薦饗殮
甘毳之味不絕口迨舉憲使君而誨之謂嚴父慈母
何常之有公誨之甚則太安人以慈撫太安人誨之
甚則公以慈撫蓋踰冠而憲使君之學成公携試省
業先公獲雋公以君所饗菴蒸果實之類奉某翁大
怡樂撫公而曰吾兒得之不若而兒得之也旣連舉
進士某翁益發舒公亦益自喜謂可以道子責矣而
獨念某夫人不逮見時時隕涕漬枕席間前是某夫

人卒久之某翁亦卒公與太安人後先顯精醫禱調
棺斂治窀穸戚易咸備以孝篤稱里中其外家徵母
李夢始驗憲使君之官聞喜公憂其少不習吏強與
俱教之均徭役息訟記禁奢侈三月而一切治理流
聞公謂君吾不虞汝矣歸而廬某翁之墓傍謝絕交
際郡邑守令有造廬者公無片語及私去亦無所報
謝以爲恒太安人之哭公也幾絕矣已強食息曰有
二孤在於是憲使君委家而聽太安人太夫人屏去
珈珥翟褙之飾攻苦茹淡以勤儉率先其下數從憲
使君宦游管鑰出納斬斬有緒裕而喜施宗戚五服

以至閭黨無不食其惠者乳母雜傭至死不忍去郭氏門中丞有云漆室緹縈令女也而無聞於婦伯鸞淑婦也而無聞於母公父孟氏喆母也而無聞於婦若女備之者獨太安人哉人以爲知言公諱囊字隱之魚山其別號也所謂二孤者卽憲使君名東藩其仲名東升孫男子十人曾孫二人嗚乎以魚山公之才而不獲伸於子又不獲久見之太安人久見之且有其享矣而不獲偕公以老造物者之不全予人以豐若此雖然視世之才而泯泯無聞且無後者又何霄壤也余故推憲使君之志而表之且使過者式之

曰明贈公郭魚山之墓黃太安人女而婦而母之皆
賢也於法得附書

孝廉何次公墓表

余前後所爲碑志於海內幾徧而往往多卿大夫之
業卽巖穴隄半然不能超文苑而上之故不至匿覲
色於筆墨間而孝友忠信之士如古所稱述者蓋亦
甚矣錢唐陳丈人善篤論君子也其狀何次公事行
使人躍然而思執鞭之效故爲之表其墓曰何次公
者名論字士明丈人之同邑豐寧里人也家世世樹
惇至其父景華益不替娶於麗生三丈夫子次公其

件也生而有至性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鮭炙不食而
藏之至夕以薦父母竒其意爲一舉箸稍長讀書至
古人忠孝大節未嘗不掩卷深思也甘毳之奉不欲
均之伯季曰是當戶是治爰書業浣濯扶掖不以借
僕後曰吾力能任之父病不解衣而侍湯藥者五閱
月至耻其窳不卹也迨於調棺斂理喪事浸淫至於
婦簪珥矣或謂古不稱家有無哉次公曰吾安敢望
古吾所以報吾父僅此耳負土治壠與傭伍雜作不
休旣葬攀柩而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晨往
墓歸蹙蹙途間嘗衝雪而僵遇所知掖之返又嘗

警於虎不爲動晨起必籲天爲母請壽考所以娛適之者百方歲大侵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半菽而飯朝夕上食列簋如故母不知其爲侵歲也蓋甘次公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袞乃終次公亦白首矣哀毀如其喪父時不少殺次公之治生非有它術而以儉勤率先之家大小無坐食者以是南畝小拓伯氏困於疫阼死次公躬護而起之不以染却餘田廬輒推讓伯氏俾稱心居之伯氏死無子而次公與其季僅一子乃命其子兼稱世父勿絕事丘嫂曲有恩禮季補郡吏待次銓部爲經紀其家且時時致彙曰母內

顧也或風之潤屋者次公慨然曰吾祖考之未妥靈而敢爲身計乃創家祠伏膺享獻如禮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貧死者隣舍圯次公捐橐以葺吾廬乎且爲義而利收之人不食吾餘矣爲道地它售俾得善價以去家故有井闢汲道以資來者義聲隆隆然起矣少未娶有誘而狎邪者次公正色曰男女一也吾失身於女而責女之不失身乎哉蓋自是終身無二御矣次公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爲聲詩直寫性真不顯爲藻如咏牛山木求放心觀書諸什學士稱焉懷思其親

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爲之悽惻邑人婁訐其令去官次公歎曰是不可長也夫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上脩禮樂正天道六字於監司郡邑其辭極剴切陳丈人載之郡乘中蓋次公老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其言生人之則詳矣三老諸生上次公行於二臺藩臬下所司旌其廬賜爵公乘次公慚不出曰小善而使人跡得之何以善爲生素強寡疾感微疾卽爲辭世詩十章尋愈又四歲而疾竟不起呼子守愚教之行誼已誦所爲詩條然而瞋得壽六十又五子一卽守愚爲郡諸生守愚子

四人而養蒙亦為諸生有聲曾孫男女振振未已嗟
乎以何次公之行誼問學使遘東京時三府之羔鴈
纁帛當麋集於里庭而乃厯厯一爵自連帥所哉上
之待次公誠鹵莽然而亦足以興也夫錢唐東南一
大都會也其俗雜五民而居父子槿藩而處兄弟炊
烟不相通僇巧徂使之習極而何次公力挽之陳丈
人為之狀而表自不佞始其人有不認然返厚者鮮
矣故曰亦足以興也

吳賢配雷胥二孺人墓表

吳國賢曰歲已在巳而婦雷卒暨甲在戌而繼婦胥

又卒蓋六年之中而哭兩儷且賢也今又十五年矣
忽忽時在不穀胸臆間寐則彷彿耻睫矣不穀自從
事觚翰卽服膺歷下李先生次則武昌吳先生與吳
郡王先生三人耳不幸不能及李先生猶得及兩先
生響者鄉社祭酒故劉先生景韶間與不穀談二婦
賢必擊節歎曰惜也女德易淫耳是必徼惠於兩先
生不穀乃懼然若有警者退而次二婦之行爲狀藏
之篋中其文且磨滅而日者自會寧令奉太夫人喪
歸旣葬事小間以屬吳先生哀憐之爲志其窆中之
石啓而納之矣不穀竊猶未已也更治一石於墓道

而藉先生之一言以爲重死者且不朽余憮然曰婦而表墓非古也雖然吾子之後婦談幾十五年矣以談之諧儷而不廢胥思以胥之思而益重思雷何吾子之思深而二婦之賢可推也夫禮以義起何古之尼乃爲表曰雷孺人者諱閏邑之良家女也父曰星笄而適國賢時國賢之王父母尚無恙而父止亭公久困諸生婦婁夫人不宜子置貳黃乃始舉國賢雷之適吳則儼然而稱尊當朝夕者五人矣雷降心事之咸得其意旣國賢讀書能文章止亭公念止一子惜之雖課使讀然弗欲苦也國賢深於左氏司馬先

秦諸家言夜則篝燈讀弗已雷身緝縲而佐之仍戒
母揚聲恐而父聞之以爲苦不甘寢也國賢試諸生
間且有稱而止亭公卒方歲儉強自力喪葬雷課農
耕佐之不給至脫簪珥而益之乃克歲大事久之國
賢之王母卒雷出橐中裝佐爲喪已而有亡賴僧訟
復出橐中裝佐爲訟家得不破國賢困諸生久當秋
試雷夢國賢折雲中柱其大如掌旣覺香氣猶不絕
嘗夜起有紅光燭於壁乃密謂國賢往試不而負矣
茲固其祥也及國賢試得雋歸而拜二母堂下雷與
相對歎兼傷王父母之不逮覩也明年自公車歸別

築室讀書意難雷雷故語國賢君第往不腆魚菽以
奉二姑嚮有所不辭今豈厭其將棄藜藿而易之君
靡所承懽無何國賢始襄王母葬以雷以姪身意不
懌曰夫子以家之不給與歲月之無良而遲寧我王
母至今我身重焉能從襄事陰屬醫以藥去之遂得
疾寢劇至革執國賢手曰不及從夫子襄大事命也
何辭以見地下願言執手知子念我永世矣雖然夫
子有先人之托在姑老子少亟續若淑以靖之母苦
念我盖雷歿而國賢之襄大事其勞倍恒也悟而益
悲曰吾乃知嚮者之有婦而今者之無婦也於是胥

孺人歸矣胥亦里中良家女也諱冬父曰南賦性尤
純順歸國賢之未幾而國賢以悲勞過傷中疴甚劇
胥不飾妝而以其身充寒熱溫清之劑者七閱月湯
藥漿粥非親調不進也國賢既有瘳乃改容謝胥不
謂夫人始試婦乃能如是始國賢之嫡母嚴難事既
耄而寬以胥之善事之恒詫新婦孝婦也生母黃則
時時見不平色胥泣爲國賢言何以移姑心百方購
製珍腴調頰上之黃色亦爲和蓋二姑若一人矣國
賢歲時伏膺愴然或涕泣數行下胥不敢問退而曰
是殆爲雷夫人耶行求雷之父母及中表親戚皆

而餽遺之其雷產而來稱子女者胥不居毋尊而居
毋慈國賢業嗜書又好客客恒滿胥不待問而陰具
酒食必潔腆有所購奇典籍輒傾橐以償弗吝也國
賢居別舍讀書胥忽感寒疾左右欲馳報國賢胥止
之曰毋溷郎君讀吾行自愈俄而疾亟國賢亟歸視
之不可藥矣猶拳拳憐其夫苦學不稱志身稚弱不
稱婦兒孤不稱子以故國賢益痛惜之雷以嘉靖甲
午生卒年三十六爲國賢生二子曰徵爲邑諸生有
孫男二其昌其冕微亦諸生有孫男二其晟其昇胥
以嘉靖庚戌生卒年二十五爲國賢亦生二子曰徹

曰傲嗟乎是二人者先後不相及然而其和敬婉孌
德同也其事國賢雷得十七年胥得六年不相當然
而爲國賢各舉男子其功同也國賢之失雷二十有
二年其失胥十有五年諸子皆以成長至有孫矣而
其思猶若新噫此余之所以不能不表也國賢名楚
才其令會寧以政術聞所撰述奇古有歷下李先生
風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六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前進士劉君國徵暨配林碩人墓表

戶部郎劉君介徵與其弟進士國徵治父封公之喪
畢當謁天官選而介徵過吳輕身入余里第縱談久
之曰國徵以家事少後更一月必過吳過吳必謁君
而國徵故以閩人發解第一取進士與同年魏允中
顧憲成者皆發解第一人以才氣冠其儕余故識顧

君而與魏君善意且得國徵而國徵不至也無何迺
聞國徵不成發死矣又無何介徵復以王母喪承重
過吳而走蒼頭以手撰國徵之事狀來乞言且曰國
徵之婦林亦以國徵故死矣明年復以林之狀來余
讀之不覺掩卷抑塞愴歎也嗟乎隆萬之際文明之
盛極矣 列聖之所薰蒸亭育將必得天下才以任
天下事而 今上奮然思嘉樂三五以天下事付天
下才而國徵與二子天下才也夫旣以生之而用之
矣旣用而旋奪之蓋國徵死亡幾而魏君復死此何
意也今其存者獨顧君耳抑不特國徵也若林碩人

者觀察公某之孫而大行君某之女也家世禮法雍容少而婉嫵清令來爲君婦將以禎吾劉氏而亦偕天者又何也雖然國徵負大志不欲齷齪文士之集迺竟用其文不朽身後碩人之不愛一死以全其志而卒能使國徵益有聞蓋天人之際微矣有順而遂者有逆而成者固非恒情所易測也國徵少失母沈安人封公貧不能辦傅塾王父居易公素治經術携之山中而躬授書國徵穎敏奇儁三歲能屬對八歲屬文所噉饘粥之外鹽醢而已敝帚不掩肘按察見而器之曰家有女孫淑美敢薦之君子或謂劉生佳

士如貧何按察曰生豈長貧者卒與女亡何補博士
弟子爲今司寇姜公寶所識賞實之第一御史房若
寰時爲令復試君第一最後學使者胡君試得國徵
卷復實之第一而房令入謁胡驟問第一者爲誰令
對曰將無劉某乎啓封果國徵也大哈樂以爲奇而
及其冠鄉薦南游成均祭酒許公國司業張公位收
之門下使其子弟從受經當君之弱冠以經義稱卽
已心薄之眩其王父篋悉得五經及左國史漢諸大
家書皆成誦爲古文雄峭辨博以有聲又心薄之謂
此潤身業耳胡渠能濟世安民而所交二君又皆負

氣誼感概節俠相推伏以大相汰不可與勸誨謀上
書於次相指畫國家大計駁擊時趣甚壯且督而君
書稍後不及上乃以封公計歸矣國徵所友自二君
子外有泰和郭子章晉江蘇濟吉水鄒元標嘉善朱
同邑林纘振其人皆一世選魏君之兄允貞爲

御史上疏忤旨責判陳州國徵方在苦尚能以書請
於許公許公時初相善國徵意而召復魏君當是時
海內扼腕而談文章氣節者咸知有國徵而國徵於
內行尤篤王父死時貧不能成禮國徵悉出婦林裝
治喪不以煩諸父曰成我者王父也餘橐垂三百金

皆婦家物代封公償子錢及給諸弟且盡而會林續
振死遺孤子然國徵以愛女女之且分橐橐洗矣林
碩人不少恡語國徵君行義吾行順而已吾安知貧
當國徵之病也林碩人業已前病不可起尋小聞得
國徵耗疑之已而覩諸孤之纍然也乃哭呼曰若父
果先我逝耶我則安敢後諸孤哭挽碩人獨不念存
者碩人不顧曰吾從若父以若曹付若伯父也遂不
食積數日諸孤強之食乃噉粥少許抵暮宿如恒時
及明發幃則已絕吭死矣始介徵之奔王母喪與碩
人之父大行君遇京口問曰令女死信耶曰信以死

死耶曰殉也吾惜壻之夭而悲女之殉也然又未嘗
不爲女喜介徵復曰吾失弟吾又失吾良友盖介徵
之與國徵以文學行誼相切劘如師友故云國徵爲
人白晳脩幹骨聳而神清稜稜謾謾不可以一毫非
義干中實寬然長者林碩人生貴不以貴色行妯娌
間爲德甚著以故里中人艷稱之死尤悼之於是余
弟懋爲閩學使者祠國徵於鄉先生社而余重爲之
表墓曰劉失國徵而輕失碩人而重國徵字也其名
庭蘭漳浦人春秋僅四十碩人少於君

中順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

侯公墓表

余爲郎時與故尚璽郎張有功游而侯公者其姓名不離有功口余因以心識之然出處竟參迕不復遇而侯公久謝事歸里余亦棲舛中蓋三紀餘而公以書自通累數百言公前輩長者脩禮謹而辭飭余皇恐不自意久之始一報書而讀公所著撰數十萬言於是始盡得公而公不久逝矣有功前死近三十年俯仰人間世獨余在而公之叔子保邦以其從父麟之狀來請言表其郭溪後堂山之墓石余掩抑三歎有間乃始能命筆公姓侯氏諱一元字舜舉溫之樂

清人也世居樂清之緱山下至公稱德邑郭已又徙
郡侯之先有通判高者以義死海州得賜祀謚節毅
事具宋史十餘傳而至學諭公尚震生處士公仁仁
生壽州公敬敬生憲僉公廷訓公之皇考也居官負
節槩政術位不掩德天下惜之有子四人皆工屬文
而公居第三少尤神儁十一從憲僉公宦留都時北
海馮公爲同舍郎有子惟訥年差次公亦名工文章
然每私試尚不能當公乙又二歲憲僉公以議大禮
逮繫詔獄時毋陳宜人與仲兄皆暴得疾卒仲兄護
喪而南公獨騎周旋憲僉公於途道如老成人憲僉

公既拜杖公橐餽奉藥餌出則伏闕上書陳情羣公
憫異之獄稍緩鑄三秩爲判官得泗州公復從之泗
州學使者聞公名召使偕諸生試獨大賞識公比之
天馬步云憲僉公既以言禮失新貴人指而御史借
以見裁憲僉公獄獄不爲下遂復誣下獄公奮身上
書都御史唐公龍白見寃狀其言至痛切唐公奇之
謂御史毋論乃父有子如此何以輕齟齬也於是憲
僉公得白而公歸補博士弟子應鄉試二十試於學
使者爲第一人明年鄉試高等凡三上成進士而馮
君者亦遂成進士又俱名工詩相倡和始稍能甲乙

公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遂精爰書所識決必據
律然時時參伍以情卽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尚
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必挾公從曰卽不悞我公
所與游諸曹郎君王君問皇甫君沆蔡君汝楠王君
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內知名士工爲詩每讌
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爲貴而公尤膾人口以久
次遷員外郎進郎中再疏乞歸養不報而會憲僉公
病卒公自恨不逮侍湯藥馳歸晝夜號慟至委頓毀
瘠骨立或謂病而肉食非禮也卽公飲泣弗應竟除
服棲遲墓田者累年撫公朱中丞統父行也握公手

相勉曰親逝不復矣而更偃蹇 明主於義兩墮乃
強起至省復移疾歸又三年始謁吏部選乞南復得
刑部郎中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北道署故在
省而海北相距千里而遙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
以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南按
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勒習騎射信賞必罰所部皆
悉成精卒已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乘月登樓賦詩
居然有越石長嘯風亾何遷廣西左叅政公之在大
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
公御史大夫周公延獨特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

者而毀遽及之何當也於是公得用叅政秩調雲南
以何進廣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指衆而驕嘗聞
出城外又時時涵臺司白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
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執不
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徭寇廖金牙謀據之
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謀寇遂平自是連徙內地爲
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政司利藪公以
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卽庫官吏毋敢染指詭
譎載道故相嚴當籍貲不登數頗株累它親曲公從
容調停得以毋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以

自名入覲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爲請時相止之
勿上而它給事緣指丞抨公其辭公數語也報致仕
邸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官中
事旣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右矣再拜
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日公遂行餞車
填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咲自如無幾微見顏
色提學徐君爨贈公文以爲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
言公歸迎謂羣從曰身今吾有矣若曹以解綬念我
不知我弛檐之樂也上堂奉其繼母夔夔然撫舅弟
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間屏居浮沚創環壁書院伊

湖澹蕩在目闢西圃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踵接折
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咏詩盡東南之勝者餘二十
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後乃得公然謝監
躁而曠公雅而恬不相當也雖語不絀宦途事然聞
朝政得失邊警民瘼未嘗不惻然移時也公性好施
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
之內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時竭每謂薄田僅
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
籍一目數行俱下老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
著詩文集爲卷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公既卧家久時望益重

今上初南垣以公應薦詔

許待補吳中丞時來復力薦公而江陵相當國頗左
抑文士不復用江陵沒復有薦者而公老矣屬疾少
時遂卒年七十五公孝友忠篤孚於遠邇直不能藏
人過然亦不宿留以故善者皆好之卽不善者亦不
深忌也齋莊儼然不墮冥冥中夜偶起必御巾幘雖
甚盛暑稀覩袒露古所稱天下長者公真其人哉若
乃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西京昌黎要之餘事耳
有子興邦化邦保邦任邦皆才而化邦舉於鄉先公
卒公甚傷之餘具狀中古於表墓不取詳而余獨詳

以余當侯公必傳以侯公當余必傳故也亦保邦志也張有功之死余蓋銘其幽云

處士吳介石翁墓表

蓋吳翁之葬也左司馬汪伯玉既誌銘其幽矣而右司馬王世貞又爲之表其墓伯玉與世貞天下所推以不寢諾可人也表何以得之世貞曰吾竊聞之儒者輕爲德而貴者易爲名也今夫處士一賈人子耳非有儒者師友講習之素以其天質發而爲者義強而習詩書其可謂孝義者又必刻膚骨勞筋力勉人之所不能勉而後就非若貴者之取決於頤指順風

而揚其聲也夫重爲德吾是以賢處士也難爲名吾
是以表其墓也處士之吳於溪南最稱著姓而獨受
貧薄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處
士生八年矣奉其母程處溪南有田不能五畝而大
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責賦族之戍者間一責衣裝毋
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處士從樵青拾山毛以供爨然
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襄陽狀則又哭至
年十四奮身請於母曰兒欲獨身往以父喪歸母少
之曰兒辱任往乎處士復哭曰不往兒請就溝瀆毋
憐而許之乃鬻田一畝以爲行計抵鄱湖所附舟覆

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慟哭者三晝
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主人與之
棄地而藁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會券客飲而
折之約以爲父守冢咸許諾其有償者爲孔氏轉授
之俾資鍾旦夕處士乃復獨身歸始授室陳益相與
僇力耕以給王父母及母養宗老有商雲間者察處
士謹挾與偕處士目不知書僅畫字而已間從里塾
師囁嚅章句稍習每出遇儒生則揖而問所業書久
之漸通孝經小學論語遂能讀司馬氏通鑑最後讀
濂洛諸儒生言而愛之宗老未悉也一日覩處士所

書調肇資息狀大驚問知其繇而歎曰若乃能如是
乎有心哉盡付以貲爲掌計展轉累數千且萬金愧
謝處士曰微子吾不及此請以百金爲壽處士乃始
自成買小饒則請於母程復之襄陽遷其父棺歸葬
併欲遷鍾姬而鍾女已嫁孔氏子不欲離女家處士
乃大出橐金奉鍾而治新塋以葬父於是悉葬高曾
父母封樹斬斬矣已而次第葬宗戚之無主者九十
四喪間左咸恠是夫窶而胡以辨此處士故勤有心
計然亦多天幸賡數歲益饒謂歛隘而俗奢不易久
也徙之臨溪謂臨溪俗猶歛也行相地至桐廬卜焦

山之壤吉曰此吾之嶠山下哉焦故多斫木居人惜
不剪刈度十歲而市之自然利也虎多窟焉處士乃
身爲難其蕪代以茶栗居人翕然效之虎無所窟避
徙去而歲獲茶栗利蓰倍已又視南畝課耕藝可圖
者益樹佳木美箭鬱然矣凡二十年處士自致貲巨
萬而它小賈受母錢者歲以其子來至不可訾數而
焦山之傍居人亦用以饒裕處士之治焦也寔帥妻
子奉母程以往頗極共奉之娛及母程卒年九十四
矣而處士亦以老衰毀無異嬰兒時旣畢葬陳孺人
前請曰游子悲故鄉公忍竟忘之耶且有先人之壟

在處士乃與偕返溪南拓置廬產復大出橐中裝立
祠祠本宗以田翼之供粢盛諸當祠而爲其後者凡
十一日悉授以事而旣廩焉又爲之製衿裾以月朔
望申家訓彬彬序聽然處士意猶不忘焦時時往歲
幾得十八亦爲之立義塾義倉津有梁道有甃而焦
人之愛之亦甚於溪南處士每出躡草履素冠布衣
父老喜齋持壺漿脯炙踵道相勞處士不忍逆其意
少領之而返其腴曰吾不肉食也人人益大喜乃至
少豪舉者望影走避曰此古老甚畏之處士子正已
成已皆以貲顯正已爲京邑丞成已爲鴻臚署丞諸

孫若干人皆太學生處士所以督誨甚至時擯之亦
日中曰此吾所習也而曹生驕不邁此矣處士好施
然獨不好爲浮屠施每食不兼味郡致之冠帶弗御
也年八十六竟卒於焦處士素強無疾當卒日猶對
客亶亶晚食如常夜半趨呼獨整衣幘而瞑陳孺人
先處士二年卒年八十一處士諱榮讓字子隱別號
介石餘詳左司馬誌中始處士未知書時見里中師
述宋范仲淹先生行誼大聲曰吾能爲之則無不笑
處士者及其富而約畧其鄉居所行事與范先生不
合者鮮也雖然范先生儒而輕爲德貴而易爲名處

士於德微然而居重且難矣吾故爲名之且以示處
士之後人曰若曹毋忘處士今若曹故不能自致如
范先生然視處士貴矣儒有文矣吾懼實之日不勝
也嗚呼能爲處士者雖以百世可也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同野劉公墓表

嗚呼是爲廣東按察副使孝廉劉公之墓公非以孝
廉舉也以易名則無重於二者公之舉自公車爲嘉
靖丁未而丁未之得士最盛若楊容城王京山之節
烈李興化之長者袁長洲之耿介汪歙縣之文學楊
海豐之寬潔張江陵之威斷然皆以名位顯重有聞

夫位不必重而必循吏名不必顯而必君子則南昌
劉與和華亭周叔夜也叔夜潔脩自好所歷官能砥
礪其聲實劉公則尤肫肫實勝大較叔夜爲德於顯
而公爲德於隱故晚成而壽考過之公踰四十而始
廩學官踰五十而始成進士踰六十而始賜金緋七
十而後懸車七十八而捐館內不愧家外不愧國行
不愧影宿不愧衾斯晚成之効哉乃叔夜不能不少
遜矣公之少也猶惰學嘗出游而父贈中憲公封跡
而撻之公長跪曰兒以妣故傷大人之心罪甚大請自
此改趨遂折節強學悉讀習經子百家言於屬文漸

工而贈公出教授諸生於江都嘗以書督公學公懸之楣讀小倦仰視楣間卽佔俾聲益厲矣無何贈公卒於館訃聞公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於口時王父母猶無恙王父樛叟公強謂公豎子爲父必死而快然不念而父之父母旦夕人乎且而母寡而弟弱而何以死也公始強一粥徒之江都以小艇載棺歸涉江風大作且覆公抱棺而慟呼天請與俱溺尋濟旣抵家劉氏之老謂家無入外棺入外棺不祥公搏穎哭曰父以貧爲二親資養而客死死而又不歸是客尸也孤請任不祥旣而復議棺故主家治以松

松易腐且葬蟻請易以油杉其老曰吾難其暴尸也
暴尸不祥公又搏額哭曰改殯古有之安忍蟻之薦
吾父也孤請任不祥於是得易棺毋蕭恭人謂公若
婦之委禽於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爲
而父毀懃懃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卽吾饋
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爲胡恭人公謝弗
成嗇也公孤而執喪胡恭人女而共養王舅姑及姑
矣旣免喪公益貧有薦於蕪湖之土豪某者公徒跣
行百餘里饑甚遇一嫗憐而授餐始得達而豪傭蓄
之大失望已而王父母俱以老病終公纍纍垂橐歸

哭請於蕭恭人曰天其遂死不肖即將困之極而玉於成也計窮矣有餽粥之產敢廢以歸三喪於土雖稱無爲約然不廢禮公用過毀故善病病且益窶然病愈而於屬文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每試有司輒首第而尚不利於鄉書公亦弗肯補學官弟子最後學使者蘇公祐復百公而廩之謂公長矣而經誼行術俱選時方創同仁書院檄公主之弟子蓋三百人始公以贈公撻而折節讀書知有范文正公者卽慕之曰先憂後樂斯人我師哉旣長而得王文成公良知之旨益大悅心服膺曰以此而爲文正公不難

也有仲一人曰廷楫公束脩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
毳而下資仲學然蕭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
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於蕭恭人而厚資之
冀以解蕭恭人顏後三年仲復當就試而病作性又
好機祥難事公乃以身爲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
而募二夫俾輿仲俄一夫疝作踣公匿跡從輿後肩
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入
試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不堪北公登第
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
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

諭之者百方廼解而公之自臨弟痛幾若蕭恭人然
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豐故易
豐耳雖然益重吾感矣已就選人得歛令奉蕭恭人
往歛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亟揮之出曰是嘗我
也自今卽束菜溢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邑無魚
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領之至明日
得一大魚以饋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
恭人餘因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彌月不盡
蓋自蕭恭人外居恒未嘗噉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
自鞞出以爲誤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菜也吾以代綿

屬同年咲之公亦咲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罍而積藁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藁吾足侈矣同年者卽汪伯玉前余所稱新都者也歛故喜訟訟者至相牽鉤累百牘不解公人人引見推赤子慰示之且諭以理勢曰若曹得一金惜之若頭目柰何不以養妻子而以益訟師富也且訟師之待汝何如我於是人人感泣叩頭解去比二載訟庭虛無人矣寬期以征削煩而後三載邑門之外虛無人矣郡隸八邑歛之當供郡者八之一而以羨供邑者曰郡以八供而百不足若以一供而縋然者何也供邑者曰我不知有

供何論一公以高第徵矣以犢車載毋敝衣羸馬從
之父老遮道而奉壺漿百里不絕也法當得給事御
史公固辭曰犬馬之齒長矣且毋篤老不敢以身殉
言路始得南車駕主事蕭恭人用令終公擗踊如少
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除服仍補南武庫還爲車
駕員外郎進營繕郎中屬漢陽守缺而漢陽人王君
斛者在選曹故嘗令婺源與公比壤識之舉以爲其
郡守公至屬大飢以便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暴骨
歸之士設方畧誘縛盜魁之漁于柳洲者境內稱治
楚故有賜田在漢川而景王方貴甚其用事者新國

田與犬牙錯而欲併得之楚人不受且誓衆鬪有日
矣公爲之正經界樹標而分屬焉遂以無競三載滿
當上最郡父老醜錢製金緋奉鞞以進脫舊鞞置郡
門公固辭強納輿中公抵黃岡檄歸之其人民咸嘖
嘖稱雖公家劉寵不能過也公旣以最獲贈封如式
而擢廣東按察副使佐司事嘗攝提學事兼管四道
兵符時寇大發修戰具而徵卒捕舶盜七十且以其
賊仗實之公覆之則皆賈人也誤以兵爲盜相拒格
兵遂以格者爲盜公悉與辨理得釋其署鹽筴吏上
其歲羨千金公悉歸之庫充軍餉 穆廟登極公當

入賀既竣事上疏引年乞歸不見許再上疏始許之
公歸筭其衣冠杜門逍遙間出則布帽練袷草屨居
然一田父也問以時政則掩耳稱草莽臣不敢與及
官中治狀則曰老諄忘之矣唯悉帑倡其鄉人建豫
章書院以居四方之賢者及聚講同仁不稱倦公之
學雖自致良知入然其功則克已毋自欺不欲悉於
玄虛高遠居平尤厚人倫仲之二息子天推諸從之
子當爲後者後之而割已產與均女弟楚而歸齊某
公憫齊之畸於配也陰厚之及女弟沒厚齊益甚齊
感公而事之猶嫡兄也婦翁胡富無子欲得公子去

而徙橐實焉公不可及其歿也爲治喪葬如子禮又嘗歸宗人之喪於瘴海外公所爲德非一第不自名亦無能名之者而伯玉親爲歛治人故知之確而爲之誌若銘已又謂公居毋喪病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羣睨而欲瓜分其橐公忽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藥遂寤而起睨者立解公近六十無子胡恭人故不宜子而爲之寘貳張張貌寢而恭善侍太恭人能得其意公以故不恒御元二十年一御之舉男子曰仕敬公卒時仕敬甫弱冠秀而文類若有天意然嗟乎此余所謂爲德而隱之報也余旣目公

爲孝廉伯玉前已目公孝廉是二名者非所以盡公
雖然凡公之弟而慈皆孝推也敦行不苟不斬取名
皆廉推也嗟乎以此從夫子卽曾冉可也公名廷梅
別號同野其世系子女婚嫁詳誌中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封禮部員外郎穆太公墓表

當隆慶改元而余飭兵趙魏則雅已聞東明穆君文
熙棄官而全其友拱辰於榜筮血肉中義而請納贄
焉其又七年而拱辰爲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
奇筴以間捍幸臣不勝外遷去矣拱辰間過余酒酣
輒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前活我者

穆生也吾創以後道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藥我醪肉我蓋盡捐其賣宅之金而屈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不佞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帑以存友因悉出其餘錡治拱辰裝文熙已決筴歸而傳有東宮恩當封太公者小難之太公覺而怒曰若以一官足榮我不念給事父猶布素也趣以給事歸吾三人共此五畝耳當是時不佞兩股且立骨矣太公起而加之肉以有茲日不佞何敢忘不佞感其意乃稍次第其語授拱辰爲太公壽繇是海內頗以不佞一言知太公而深知

太公者亦遂以太公故知及不佞又十四年而拱辰
貴至大司空文熙卧里中自如臺諫有薦文熙者僅
報聞而太公登八十矣世貞強起金陵得拱辰一函
書中爲哭太公文始而大駭旣讀之酸鼻不忍竟拱
辰之言曰穆太公業不幸第幸而以公文有聞於海
內公如終惠之乎使太公有聞於世世則豈唯文熙
某之感亦世世也而劉侍御君者以文熙所草太公
之狀來請曰文熙所忍死而待公者以公之能終惠
太公也語與拱辰合世貞乃爲之表其墓蓋太公少
嘗業儒爲文有奇藻十五六時試有司輒居首十七

而父卒以治喪葬幹家盡奪之然公亦厭薄博士家
言而意乃篤好左氏太史公及兩漢以後諸史益習
發而爲雄奇之談奮髯抵几若決九河而下客莫能
抗也是時拱辰僅弱冠公引與談喜謂文熙是少年
足當吾一勁敵也而亦命文熙談文熙不敢難公公
笑曰是書不足耳悉肱篋中藏授之讀自是談遂進
文熙言公談出諸書生意表者多不能記獨記其謂
晉人逆公子于秦趙盾不當背而擊之韓起求玉環
於鄭子產竟弗予爲兩是蔡澤徒步入奪應侯相印
大有功於應侯公子郢辭靈公之命退而耕於野爲

有季札風四皓避高祖而就太子聘不得爲四皓韓
信不反齊而反一奉朝請侯不得爲韓信總之寃信
而疑皓事非實文熙每自謂不及也卽諸生聞者亦
人人謂不及也公又謂留侯義烈於始而與范少伯
俱以智終尤推稱少伯以不愛上卿而愛富欲以保
身而行德故中年強自厲課農耕歸其獲於十一之
息僮奴百餘人作使行賈皆稱其才力而性又好客
及施予客時時滿席施予傾困而產不挫文熙旣中
讒歸念公且不懌公迎謂之曰固也吾知若必不容
文熙之一用最再用國恩封公如其官爲二命命服

進之公笑曰吾嚮者以拱辰歸汝急我以我不能待也御之無得意色萬曆之丁亥公年七十九而屬歲飢公謂文熙吾所蓄云何而不以茲時義散傾橐而數之得千金亟以上有司計口而給活可萬人事聞詔特賜棹楔旌其門公素強無疾健七箸至是漸憊矣明年飢益甚公疾益亟復謂文熙吾所活者安在得無填溝壑乎吾德不終甚耻之顧橐中裝餘幾屈指得千金復上之有司文熙以畢事告公欣然動眉色曰吾願足矣蓋終始不失范少伯意如此且屬纊命布席於榻前東北向加額謝天次謝君父次與友

朋訣從容而絕語不及私公又有人倫鑒故嘗識趙
叅政國璧俾與文熙同筆研又拔崔渭南某於貧時
俾拱辰傳之夷於孫光胤二子貴而感公不已公爲
人美姿容大音聲嘗出次於郊登臺而呼文熙自城
中審其無它也輕捷便騎周行田野寒暑六十年如
一日有一馬常乘前歲餘忽斃公悵然曰得非欲從
我乎亡何而公卒人以爲知命云不佞嘗讀古傳記
於俠節獨行之士心慕說之然怪其舉生平而徇一
念之好以委其身雖用此有聞然陋矣而任史筆者
乃悉其力以發抒其一念而盡廢其它蓋不能無嫌

志馬假非不佞深文熙與得太公於易簣之後天下
固不佞序而求太公於偏至者不幾於陜乎公之仁
心爲質博識超見廣度奇畧遊戲生死非余竟表之
而誰也過公墓者可以式矣公諱陳實字某餘詳狀
志中

登仕郎鴻臚寺序班百泉歸君暨配郁孺人墓
表

歸君壻於吾外家郁視余爲大父行而齒不甚遠又
余謬先點宦籍以故時相過從而君最賢而有文間
黨間推重以爲真長者而郁孺人輔爲德於是其重

併及孺人而人之君卒又十年孺人亦卒君之卒故
大司空徐公拭志其墓而卜之不兆不葬也至孺人
卒且四載卜始兆而其叔子道傳始以其弟學周所
撰孺人之狀來云幸表我先君之行敢微惠於郁得
附孺人而勒之七尺之石以示爲歸後者歸之先自
唐宣公父子皆顯貴至尚書而宣公封崑山男遂家
崑山至宋有湖州判官仁者授其支子榮四產於常
熟徙爲常熟人幾十傳而爲君父素琴公某後徙常
熟之白茆能廓大其家遠近稱之君爲諸生以貲游
大學爲司業王繩武所知賞謁選得鴻臚序班用勤

慎稱嘗扈

天子幸大學當遷矣遽予告歸始素

琴公家於縣東鄙居恒邑邑謂君曰里多豪未易拓

也行相地至白茆得九澗不治之產而市之河流涓

涓一衣帶水而已不受溉君請於父大出鏹募貧人

授以畚鍤俾廣諸渠多爲陂池引渠而漚之水以備

旱凡三歲未有秋君意不小沮最後乃大稔自是連

稔傍畝益斥而它力田慕從者相櫛比九澗之間遂

改色稱腴區煙火相望矣君喜曰廢丘之濟也今乃

成郭杜乎君不好與商賈爭什一諸積著趣時之技

昏昏若無辨者至於耕獨心通曰本富上也吾非獨

捷給於此屬有倭警常熟令議城城君當其最重者
其高堅爲他壙冠未幾倭來薄城君又以家衆當其
最衝者賊不獲逞以去邑令旌君謂兩爲吾民禦圍
矣君又謀於父謂白泐之民多聚而依我曷不從北
地法築堡以衛之乎會有 詔許所在得保聚亟捐
帑築城其制卑於邑而堅勝之上樹樓櫓列旌幟甲
兵甚盛倭望而自解去邑令自是益賢君有大興必
致與謀君所以陰益不淺然不自任德以故無能名
君功而亦鮮有怨者性素孝謹佐其父應中外井井
而事必稟命踧踖如不容父歿則聽命於母諸所以

養生喪死亡不飭至也然不欲市孝名性好客客恒
滿坐君周旋其間亡所不得意然不欲市俠名性又
好施予五服之內外環君而廬者責廩如歲賦以緩
急請無不應然不欲市惠名善尺牘小詩尤善繪事
花鳥種種生色然不欲市藝名以故薦紳先生亦不
能以一端名君而益信其爲長者郁孺人者故常熟
人其族析而爲太倉最稱詩禮著姓君之父聞孺人
之賢而委禽焉孺人之事舅姑與君俱以恭慎著節
又能以慈明御下盖君父之闢草萊起家素封成之
自君而君之所以得成其父繇孺人也當君之飲客

必致歡孺人取指啣嗟立辦而至於延師誨諸子嫁
女娶婦塾帑之共亡所不降備毋俟君矣君於歲稍
入必取廉孺人不敢加於施予必取厚孺人不敢削
君欲推父母之帑以豐姊妹之出嫁者未及言而孺
人先之曰所受大人產足矣幸以周同氣云何君意
遂決及君卒而孺人專爲政諸子聽之家日以益起
孺人於君行事靡所不合轍獨孺人好佛君不好佛
君不好之其澹泊檀施有默契者而孺人之好之亦
獨好其理而已於文繡土木飯僧膜拜祝釐之教亦
不數數君壽僅六十有四孺人乃得七十三四子伯

太醫院吏目學

仲太學生學程叔卽道傳亦太學

生而季則邑庠生學周也它子女婚嫁具志中嗟乎俗漓而衰卽不及貴仕而能守齊民之業者不挾權竒馮勢力以蠶食其儕卽靡靡視肉若蝟之仰而受鵠啄焉能振也君時操其贏而與幾合不露其巧不雕其朴務惇於行而以文飾之卒用寬裕終殆所謂人之君子而不爲天之小人者耶是宜表節孺人宜附書

楚君子鄒贈君墓表

鄒贈君之葬也則今少傳許公爲志而銘之矣其家

子吏部郎乎如旣服除而猶邑邑曰柰何以名世之
文昭我先君之潛德而闕之地下乎蓋八年一日矣
孤聞之古墓有表夫表者標也標而勒諸七尺之珉
使過者見之許公而外尚猶有王先生乎欲走吳門
以請病不果旣余佐夏官白下乃具書千餘言以狀
來曰先生幸憐而賜之表逝者且不朽孤亦不朽嗟
乎孝子之永其慕一至此哉君之先故麻城人明興
以徙完改實雲夢遂爲雲夢人凡數傳而至處士公
鵬以行誼重於鄉七賓鄉飲用老壽終有二子贈君
其仲也處士公貧而好施予嘗脫衣以活飢者而貧

益甚既贈君明穎工屬文十九而補博士諸生人乃
指相目此爲處士報乎贈君好讀書其書五車乃至
稗官野語壁藏彖瘞之簡亡不淹通而尤粹于經術
若邵氏經世蔡氏啓蒙談數而歸理者君自謂能挾
其妙而致之用其名稍稍著前後邑大夫郭君黃君
聞而賓之師塾君能抗顏上坐講授琅琅所雌黃弟
子業亡少諱避黃君者心賢之然欲以觀其微偶大
雪兩墀下積至尺不可行獨中道差不沮洳乃先去
而使吏風贈君可繇也君固辭徒行墀下蹠蹠雪至
膝矣黃君乃撫掌歎曰篤慎者一至此哉君與人語

必依忠孝出入造次必以禮常念雲夢之俗野其祭
以寢而又不備節君始築祠室具四代主歲時蒸嘗
皆按禮經遺而行之每當忌輟素冠服雨泣伏地它
於婚冠慶弔之類俱不苟理俗至舉以爲咲曰鄒生
貧士也何自苦乃爾然而識者已相率儀之矣居展
史傳忠臣誼夫則擊節而誦之至爲之贊若頌以信
其執鞭之慕若壬人儉士切齒唾詈爲之歌若論曰
吾以是當鈇鉞也間有所非是於鄉里士人亦不能
廢其實而爲遷傳往往使當之者面亦然君於善善
長人知其無它不怨也曰鄒君之與我曹酬酢譬觀

史耳常聞古有以黑白圈誌其善惡念者慕而效之始猶半錯也久而黑不勝白又久之不覩所謂黑矣孚如少慧十一補博士諸生十九以禮經魁其省皆得之自君教君有恒言稱兒時者必曰有大人度及稱大人者必曰不失赤子之心夫赤子而大人易大人而赤子難今兒且貴矣其赤子在乎不然反之而已及三上而孚如成進士君復貽書相勗曰賀者言吾雲夢自程御史成進士後百八年而始有若山川爲之生色汝謂一進士能生山川色也大者致君澤民次亦好脩潔行令天下後世因汝而知其所自產

曰某山某川則庶幾爾不然爲不肖而以進士行之
勢必遂恐重爲山川辱乎如拜受教旣授中書舍人
君益矯健與客游履名勝痛飲殊暢且謀與其嬾某
孺人行視乎如京邸而病病無何竟卒前一夕夢儒
衣冠而武者自通曰仲由贈君詩獨記其二語至將
屬纊乃捉筆書邵雍程顥二詩畢遂瞑人以君剛毅
類仲氏瀟洒超詣得之二先生多也君病之日其鄉
人相與狂走聚於祠卒之日則相與狂走哭於門而
其賢者次其行聚謀於學宮而附之鄉先生社蓋君
雖貧而好施不倦有凍將死者解裘而衣之且以要

其友友意不欲陽諄謂是人天所罰也柰何違之君
不顧又有僞苴杖而哭過君者曰遠方書生父客死
不能歸爲賻之又歛所知賻之已而其僞露人亦以
誚君君曰寧售彼僞無沮吾不忍兄夢魚病於外舍
不能歸君朝夕不解帶而視醫藥及卒悉其橐爲治
歛而卹其孤其哭毋如其父事繼母如其母嘗欲置
義倉以贍其鄉而力不足歎曰力苟足吾終不以家
故而後其鄉君貌偉麗意氣軒朗望而知其爲鉅公
長者爲詩文有氣不事雕琢而往往合古旣久困塲
屋豁如也人莫能窺其際然所謂牢慙不平者間一

發之於詩初名夢龍字叔見別號春淵旣而更名字
曰勿用別號潛論噫指亦可識矣所著書集數萬言
大學中庸說易解家禮圖族譜俱藏於家有四子長
卽孚如名觀光以行高推擇吏部郎婁更三曹小有
所不合稱疾卧於里其爲西京大曆之業畧就而以
非其至欲求太上至於思致其不朽於贈君而伸其
無已之恩則謂莫若文章而又謂文章莫若世貞者
何也世貞旣高先生之節而嘉孚如孝爲采其狀之
所載大者叙而表之石曰楚君子鄒贈君之墓

廣東南雄府照磨封登仕佐郎刑部司務旌表

孝子何公墓表

余於萬曆戊子始識戶部郎中何君以尚於金陵當
何君之在嘉靖末其同舍郎故海忠介公瑞嘗上書
指斥

世宗皇帝觸

天怒繫獄論死何君明其

愚直無它意請寬之亦得繫杖至百其劄甚於海公
而海公緣以不卽死

穆廟初海公出爲尚寶丞

以至御史大夫何君爲光祿丞復疏論新鄭相後見
中以考功法謫郡司理計家垂二十年而始起遷今
官天下之薦紳先生亡問遠邇咸知何君爲忠臣而
余與何君善乃得觀君所草孝子公狀而始知君之

先人爲孝子公也人有恒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始聞之今見其人孝子公者諱世錦字伯綱世爲
廣西興業人父曰高年公以行誼學術稱應賓飲遇
詔例充壽官幾八十而終母梁孺人有賢行年九十
三理家秉如少年公其仲也在提抱卽曙受敬四歲
侍王母食得甘果卽選其大者以進而自取小者稍
長侍高年公行農圃荷鋤執經竟日無慢色已受其
從兄鄉進士公經而得其所傳湛原明先生學卽慨
然慕爲聖賢不專舉子義矣十九補博士弟子數試
高等然不能得志於場屋屬高年公瘡瘍久不愈公

日侍湯藥會小間而學使者按部隣邑公當往試戀戀不欲行高年公自飾而強之曰我故無恙毋弁髦巾裾而傷我心及公行而高年公疾驟發不起矣聞訃驚絕久之乃蘇跣而馳百二十里抱屍大慟復幾絕三載伏草土內不至室外不至戶裁餘息而已學使者微而優異之語甚媿公自是共養母益篤尋膺歲貢游太學爲吏部選人然念母益老不忍行母強之或過三舍所輒返語所知曰吾嚮者爲高年公所強試然僅比壤耳而不獲躬侍瞑至今恨之今太夫人加耄而令我遠遊五千里外寧能得一安寢母聞

而怒曰若不覩我蹇蹕勝若婦耶而何以不祥待我
且不見汝作官人我何以生爲遂不食公乃強之選
得南雄府照磨之任甫三日卽移文督府乞歸養不
許乃得請以解軍餉便歸里具冠服拜母堂下母喜
迎謂曰老婦願滿矣雖然尚不獲饗汝斗釜祿也居
數月復強公行公勉強還任而會始興闕令檄公攝
之邑人以公自郡幕往頗見易公攝以威信積獄立
判省後寬徭民大悅服甫兩月真令至公解事還幕
吏民遮送有泣下者公自是移文力請乞終養三臺
念其懇誠許之賜金爲道里費公歸出金以壽母欣

欣如也而以尚爲建昌司諭主蜀試次子以執舉鄉薦以式以德俱廩學官矣公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一命但爲

天子官勿爲私家官但爲

庶民官勿爲子孫官蓋名語也公侍母之三閱月而母竟以病不起公號噉動閭里居喪三歲猶依依孺子慕一切據朱先生禮不爲弔客設酒他宴盡廢自後服除遇親忌素冠服伏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率子孫餽胙而已誕辰亦如之諸子欲置觴豆者公嗚咽止之曰但知有而父耶不知而父父母也我何忍樂憂於是有朱御史者疏公孝行於朝且旌而以

尚抗疏下獄得杖之耗聞闔門洶洶叵測公獨夷然
曰天祐忠義我兒必不死卽死故不死何以戚爲因
賦詩志喜感其辭壯而不激天下傳之

莊皇帝

初卽位出以尚于獄復刑部司務遇例馳封公如其
官及以尚之以光祿丞奉使歸省以公所被璽書其
語有承家節操操行詩書宏猷未試終養歸休教子
以孝而作之忠公大喜曰若固忠矣我何敢當孝已
而汎瀾久之謂以尚我不能效若之榮吾親也我何
心獨榮方議欲立睦族賑饑二倉蓄穀以待施而病
矣病而以尚兄弟皇迫延醫治之公笑曰若不聞乎

命乃在天雖和扁何益旣而曰姑爲汝一
致醫醫至請進藥弗許旣而又曰姑爲汝一
進藥弗效輒覆之念以尚等憂甚強慰曰
我未死也死而得侍高年公地下甚快整
襟危坐而逝壽六十有四有子四人諸孫
十七人始公爲諸生時有盜耕牛數頭而
去者公廉得其狀呼詰之盜色變吐實曰
牛幸在請以還公幸毋聞官也公領之使
去俗尚鬼數賽社爲酒食醮男女無所別
斂賄不訾民有喪當葬前一夕宗戚羣聚
其家劇飲歌呼至大醉而後發中戶以下
多焚尸而收骨於甕者公先後以禮義誨
止之其俗遂變最

後以念鬱林貢細葛值貴端至二十餘金公力請於
當道裁其直十之八九而民不至破產又嘗演

高皇帝教民六事爲鄉約斷義上之御史湏行之於
是訟博之黠減矣倡其鄉人築石爲谿路者十餘里
行旅不困雨蓋公仕宦之日少而宦又薄卑故于德
不能大有所顯見若其德于鄉者十之六德于家者
十之四則皆公孝行之餘潤也以尚忠自公啓之公
之孝則自以尚發之蓋公卒之二歲所而

天子

始下詔旌其門曰孝義又一歲有司舉祀學宮嗟乎
閭閻之節何限而見旌者乃寥寥也惟其發之也是

故曰以尚亦孝子也當以尚之抗天怒夫豈不以髮
膚爲虞而公欣然賦詩者然則何公亦忠臣也姑用
以其大者表公之墓餘詳姜宗伯志中

鄂君子孫贈公墓

孫贈公諱赴字志文別號琴山其先有興宗者自江
西徙而爲楚之京山人代治儒業四傳而始顯爲萬
安令衡五傳而爲蒙城令良弼有丈夫子六皆賢伯
越以子鳴世貴封兵部主事季武義承趨最少者國
典儀趨餘皆邑諸生而公則其叔也有丈夫子二曰
鳴治鳴教以鳴治考惠州府推官最贈如其官階文

林郎鳴治今爲監察御史鳴教亦繼起爲其府推官而今爲曲安守公不及見矣公生而明敏有異質於蒙城公最愛其游南太學携公而教之十五出應試有司著聲矣已而蒙城公忽奪之俾理家秉卽敏練工治生有權貴人齟齬蒙城公而頌繫者公委身其間以計得白蒙城公益才公挾與俱之蒙城取籌策官中官事不廢蒙城公旣宦薄授產於公無加索而公當月具供饋甚豐蒙城公止之弗得也每謂人使我慚於陸大夫蒙城公老死而公治喪以戚易聞又能共奉父妾終身不衰孫之先塋在羊亭村者密樹

青楊以瀋水在七寶村者高堅其墉毋得闌入松楸
日蕃翳公之力獨居多事伯仲謹撫二弟厚諸子姓
憲使鳴世南和令鳴時峨眉簿鳴環彭澤簿鳴暘光
祿監事鳴和太學諸生鳴謙鳴珂等十餘曹或資或
誨咸賴公成立羣從中有翹者蕩其產而鬻女於市
人公捐橐金贖之爲歸一士子安福劉應霖其父故
公友也薄游京山以文贄公公憐之前後資數十金
爲泮宮計雖以異籍不果然獲免於垂橐其赴急去
悛類若此公故室於胡天亡子繼室周則中歲矣而
尚未有兆意憂之人謂公饒陰德未遠斬也已而舉

侍御及司理周卒則有後室殷貳曰黃舉諸生鳴埴
曰王舉諸生鳴虞於是諸孫枝繩繩振振矣公嘗以
貲郎補與王國膳謝弗往以晚舉侍御司理愛之甚
然課責不廢既先後薦於鄉意稍發舒乃樹栢亭於
池傍時呼僮駕小刀網魚佐酒陶陶如也又構一亭
於松山之陰頗麗薦紳先生扁之曰來鶴而公別爲
扁曰樂志志適也又曰棲鳳窩志諸子所棲也邑大
夫以公年德漸高郡肅書請鄉飲爲大賓辭甚脩然
公亦不恆應素習養生家言一日忽危坐而顧諸子
曰吾死矣諸子驚泣問故公第曰吾屈於生而可伸

於死何泣爲遂逝鼻垂液交於膝乃悟公所謂伸於死者殆仙去不死耶公葬若干年而侍御君乞太宗伯姜公銘其幽又撮其行之著者而屬世貞表之京山故郢地也公爲德不顯而昌厥後未論仙去不死能全其真以還造化可謂賢矣敬表其墓道之石曰郢君子孫贈公之墓

新野恭簡王繼妃太邢墓表

太邢者故新野恭簡王之繼配而今鎮國中尉碩勳之高王母也父曰南陽護衛指揮邢山母曰常恭人年十六而恭簡王之元妃李薨奉詔以太邢爲繼太

邢長六白皙端重偉然丈夫子也才亦稱丈夫子而性更柔婉和淑曙於劉中壘曹大家內傳諸書是時李元妃以賢聞妃一遵奉其遺則肅然閭以內也恭簡王之母曰悼僖王妃是爲太莊蚤寡能律恭簡王以禮而成其令名然頗嚴不易事太邢晨暮朝夔夔齋慄也大莊喜謂左右吾不覺失李氏婦新婦殆又勝之當是時恭簡王之邸圯未復而宅治羊山寢園工弗澹太邢籌歲祿之八千石而羸曰此天子所以食王者舍而奉先王之寢園可也奉邑厨後若干其直歲八千緡而羸曰以充治邸費可也其它漿

脯衣屨蒸嘗賓宴之費妾請節縮宅入資之凡太邢之所御獲無游足臧無袖指以晝夜勤共其職不四年而二鉅功鼎新帑亦漸充矣恭簡王旣蚤孤其於家雖繼而若創諸歲時蒸嘗祠宇牲器之屬多弗備太邢請於太莊下僚屬之知禮者議而衷之王用是以善爲儀聞國中太邢之始歸也元妃之遺胤曰宣懿王彌鎬時甫脫襁褓太邢愛而撫之有加已自有子曰鎮國將軍彌鈺太邢御之嚴不使其抗宣懿也宣懿生而多病恭簡王意弗懌欲傳位於鎮國曰均嫡也太邢固辭吾子安得與先元妃子比乃寢恭簡

王廣置媵媵多舉子太邢撫之均於已也有王姬者
美而妬最能當王意頗虐諸姬子太邢陰爲保護之
王姬恚時時侵太邢太邢寬然弗與校也俄而恭簡
王薨太邢之哭欲絕者數矣誓以死殉唐憲王聞而
驚止之曰毋遽也若而地下誰與安地上者謂王姬
若當殉姬窘自投太邢太邢曰我不死而乃使若死
耶無畏王姬卒免國人咸謂太邢長者而以王姬幸
生爲不平宣懿王旣嗣位時時稱疾不任朝會而鎮
國美風儀舉止楚楚憲王謂而兄不任執圭而可代
理府事歸以白太邢太邢曰彼與汝俱嫡也而彼長

乃使之擁虛器而汝越俎耶鎮國具以辭憲王乃復寢太邢旣在位久所奉大莊復前薨國連有大喪而宣懿王鎮國夫婦亦偕不祿太邢上致禮而下致哀所以撫宣懿王之子榮僖王宇滬及輔國將軍宇浹如二子也宇浹瞽而材榮僖稱冢孫矣而所以奉太邢不能備嘗執撻其侍人唐成王聞而欲持以宗正法太邢陽驚曰廢不知也殆瞽兒誤傳之耶王乃止益心儀太邢聞迎入宮與王妃用家人上壽語語稱伯母別救女奴數十人檐輦行別苑吹樂娛游且授紀善白震以彤管傳其懿行粹之朱邸爲式太邢辭

謝謂未亡人安敢以不幸幸也自恭簡而宣懿而榮
僖凡三王矣太邢相之母之增廓其業而鎮國輔國
親其子孫太邢俾以其恒祿自給不揭王家尺帛斗
粟曰吾知有世嗣而已年七十六以疾薨成王率國
文武臨其長治葬榭於恭簡王之窆而躬爲志其壙
輔國能文章口授其子奉國將軍宙松別狀之而奉
國之子鎮國中尉碩勳孫宗正器封咸以文顯重不
忍太邢之氓氓爲祖德詩述而走使二千里乞余表
寢園之石嗚呼克順克恭太莊忘亡可不謂孝乎相
其夫王王業以昌可不謂才乎諸子均育而先嫡長

金州之續編卷之百一
可不謂慈乎如其妬姬而戾覆露之可不謂寬乎後其所出不蓄私帑可不謂義乎爲婦者二世而母五世矣國主儀之國人師之可不謂賢乎卽太邢所習劉中壘曹大家言能如其純白全備者是宜表

文林郎宛平縣丞古愚吳君墓表

故宛平丞歙人吳君卒於萬曆戊寅所不足七十者一年耳其葬也左司馬汪公伯玉銘之爲之嗣若太學生勉學者可以稱孝矣而猶未已也蓋又十二年而謁余金陵以謝茂才少廉介紹而請曰先人之墓木拱矣而石未樹也是十二年之耿耿如一日而今

始得先生敢以其表系記室余故善少廉而嚴左司
馬之辭許之已而肱篋發啟藁則嘗君之父故處士
公榮讓墓處士公之葬也亦左司馬銘之處士公有
二子伯爲君而仲則鴻臚仁仲君之生處士猶在約
其少長俾厭藜藿而受博士家言處士迎故父之柩
於襄陽最後乃得之君年十六而從父徒跣行二千
里復從歸葬踵爲鞍塚時人稱焉已而業成從博士
補弟子處士公業益饒始以君進補國子上舍是時
馬文簡公汝驥爲祭酒而李太僕舜臣爲司業二公
斤斤許可顧材君以爲利器也然試輒不利以久次

吏部選人得宛平丞丞於格雖卑而宛平爲赤縣其秩第七品顧最爲勞劇所供億縣官非時之責百萃君一切用敏慎承之上時爲粥以食餓者事在君君輒未明往人風之曰不過早乎君謝曰吾腹實而往彼腹枵而待我且以爲晚也民負稅而繫者且數十人其負可三百緡君撻橐而償之數足皆釋去人又風之曰橐可恒繼乎君又謝曰非所及也吾姑行吾所不忍而已宛平二丞君職稅其一丞職馬馬丞禁而驚數侵君任君遜謝弗與較馬丞久而愧之按使者咸多君治狀婁下旌獎三載當遷君以念處士

公老上章乞歸亡何仁仲亦謝鴻臚丞歸處士果以
家秉委之而身猶總其綱處士所以擘畫出入務當
於父之意而外拓其德處士公好爲義舉若建先祠
置祀田創義塾治津梁甃道路皆君與仁仲成之恒
衣大布進惡草具不恒置截而所以奉二尊人柔脆
濃鮮不闕處士公與其婦偕八十以令終君猶毀瘠
不廢孺子慕也旣益爲政其綜理大較如處士公而
爲義亦不衰居平舉處士公訓以示子姓曰大人有
言勤而不儉猶之乎漏卮也儉而不勤猶之乎石田
也歛人附之計然之書君無子以仁仲之第三子卽

勉學爲子或又風君以君長者必有後且幸未耄衰
蓋廣媵哉君笑曰吾弟之子非子也乎且智者不爲
子而輕其子之父其他明識多類此君諱正巳字身
之嘗自號古愚其言曰吾故甘吾愚所以系之古者
非敢自居直也特以去吾詐而已矣是故題其石曰
宛平丞古愚吳君之墓君始娶於汪汪亦名族也淑
而孝能以儉勤佐君起家而以義成君子德先君卒
法得附書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靖嚴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
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為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我

皇祖弼亮之臣其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為壇視一品

例而加三凡十二進位少保予一子中書舍人於是
太常以謚請

天子若曰惟晉則有太傅安宋則有太尉沆明則
有太師溥太師徧皆以弘德作輔今終若始厥謚曰
文靖少保實不愧之其以文靖易名諸子治等拜稽
首謀所以侈大國恩而標公之行業以昭示永久謂
不佞通家子故習公祈一言以文隧道之石而奉太
子洗馬趙先生用賢之狀來不佞讀之曰信史也按
狀公姓嚴氏父曰封太保公母曰封一品太夫人公
諱訥字敏卿頤而秀眉目性警穎讀書即誦封公心

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曰有兒在吾
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益壯公爲制科業精有
聲又能爲古文辭舉鄉薦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
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載爲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
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
時冠其儕久之授編脩再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垂
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
大相欲偕遷之俾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
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
史官寂寂踰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仁尊

人徒七箸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念奉職亡狀率不即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大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補故官俄進侍讀遂主乙卯留畿試其得名士逾於前所構程式文亦以贍麗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復儉其遺黎不勝誅求公爲具疏請下天司農有所貸減吳人至今稱焉

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

上日坐行宮爲祠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

不給

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與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所素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得

上心賞賚婁下俄爲學士視院篆進太宰少卿主已未會試考其得名士屣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一切爲吏賄藪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尋吏部以尚書闕請

上郎詔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
廷推念以一書生際

上知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爲分宜公用墨敗
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國者爲
徐文貞公亟爲

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
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嘗見誨者以賢賢而
訾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
辱諸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几若宴客者然
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即觴觴

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 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

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
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苟負我必
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
牝曰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雀可羅矣一
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
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寬此守不能自
廢束約行除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諸重
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庶幾得進

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然

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借我而公謀於徐公
從容爲開論

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次召用諸賢殆盡
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郎助
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齟齬時
往宦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爲吏部選人舉於鄉者
辟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日亦
亦少公䟽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示風勸俄
與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保時徐公獨相

久不自安數請於

上得一人自助

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公以二公皆鄉曲避弗敢應

上遂下特勅公與李公俱進並武英殿大學士

時代公者爲安陽郭公以服未禫命公仍視吏部事久之始得代自是與徐公鼎足而承

君懽然相與靡間也始公爲學士時官五品

上特賜鶴袍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咸逡巡不敢服而其後遂益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

繡麟他尚方什器珎饌燕金楮幣之屬無虛月然公
素小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每拜賜輒
踏不安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公太夫人皆老開
八袞而不獲侍膝下即一日不逮湯藥以爲終天恨
而所賜直舍稍庠而近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爲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浹歲強自飭而奉二大
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已亡何

上宴駕公感慟爲絕漿飲者三日公雖貴至極人臣
然以遷之驟不獲書考封公猶在九列至是以預提

調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
手加額曰

天子曲念草莽臣乃爾郎啣結不足報久之二大人
先後以老壽終公逾耳順矣戚易亡所不備至既予
告久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遂能忘宗社
大計乎竊欲爲公畫賜環公謝曰如客言甚善雖然
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妁乎客愧以非所及
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小弱而過慈且多憇不稱
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
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先生爲客我

豈惟容我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若一身使小有參迂而詰責之命三下我何能
自強立治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嚮固言陸君夫上
譽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傴僂爲恭敬即
田夫孺子與相接類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拂之也
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緩急告者
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有隙地爲樓以居塾賓既成
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懽公四顧已惘然若有不豫
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
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嚮而南北其棟直已歲大侵公

爲書數千言請三吳命於三相國且曰吾書不徒表
安中更十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
性不甚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
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自曰豈
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醢果蔬以
實豆籩而已頗信禳祥小出或見客必擇日走不欲
聞屠宰聲道過鰥寡亦移足避之至老而恭敬不衰
晚遭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疾益甚久之竟
不起時萬曆甲申秋八月之乙卯也配吳夫人賢而
能佐公內政相莊以老先七歲卒公與吳夫人之卒

傾邑遠邇而慟者不啻數萬人其彈指喙嗟者又富
不啻數十百萬也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
復掛口獨其爲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
文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
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
賞得不棄及爲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爲宗旨他不
復屑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且在其於博學慎思明
辨篤行寧淺眇也即諸君子信眉濶步仰面雲漢欲
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
有裁割若此復謂治等先民有后立志以明道希文

自期待夫不爲明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邇
且射鵠也爾曹勉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
公車試五鼓謁辭虞山之麓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
貫入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脩使自楚還陟燕子
磯雷作乃解維而江水忽立瀆珠蔽空龍曳尾而下
去公若咫尺帆檣箕蕩舟中人皆股弁公縱觀而語
客真竒觀也顏色不少變龍徐徐去王世貞曰以公
之謹畏多避彼其視龍猶蠅蟻者又何人也古之所
稱見小敵勇亦猶是夫夫子不語怪神雖然神亦豈
異人意以公之賢且大貴有開必先者故常也乃稍

櫛括其事志而事行若世系子姓而志之曰公之先
 世為吾吳之吳縣人五世祖贈刑部員外郎威高祖
 璿曾祖種杏公昌王父實始徙常熟遂為常熟人皇
 考心萱公恪以行誼表於鄉自種杏至心萱公皆以
 公貴贈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公以正德辛未冬十月己丑生饗壽七十有四
 娶吳氏有令儀累封一品夫人丈夫子五人鄉貢進
 士治太學生澂澂澤濟孫男十二人為治出者九為
 澂出者二為澂出者一曾孫男一人孫女六人曾孫
 女二人婚嫁皆名族

銘曰漢有容星以隱道尊胤錫於其爰聞孫曰
可求以相道蕃公寔兼之爲

帝所敦東海孤生起自明經褒然公車入黼

大廷

帝方祠教簠簠驅萬靈應制之章唯公典刑或合或離
肺附若一學士清標南宮峻秩有不畀公

帝情如失遂司統均入備承弼公之秉銓大衡冰壺
一日千里逆歛苞苴拂言斯耳諛言斯荼掃彼巖穴
以填天衢臣職粗奉臣貌已稿大官梁肉惴弗敢飽
尚方之袞乃衣陳楚天曉制然幾喪國寶四牡逶迤

安車以歸謝彼朝榮慰我春暉六十而慕蒸蒸依依
凡此倫物無憾幾微公既寧止乃莫不適取彼朱黃
爲泉石飾蘭橈筍輿師意成跡或山而栖或水而宅
盛服以嬉燁若神人或巾華陽則以爲僊衍衍優優
踰二十年昊不憖遺奪我師臣

天子曰吁

皇祖之良宗伯將莫司空治藏密印黃腸易名以塋
在晉曰安在宋曰沉惟我先朝師律若溥虞山之陰
往卽而所有旒若雲有涕若雨我詩其碑光於千古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鍾陽馬公神道碑

馬公者諱森字孔養其先豫之固始人以唐季從正
潮下閩遂居懷安之卞峯坑家焉馬之爲懷安人而
有貴至光祿大夫曰浙者今墓及廟在十餘傳而惟
覺之季子珽保子於裴昌其姓三傳而爲鄉進士俊
蚤卒婦蔡以節旌撫孤驄補博士弟子娶於李晚舉
子而從奴誤殞之家老怒將其心焉公驄曰此誤也
資之鎚以跳里中咸推公驄長者自其爲長者踰年
而貳何遂舉公貴至贈公俊公駿俱戶部尚書李贈
夫人何至封太夫人公登省試以公驄命上書復故
馬姓居鍾山陽天下遂稱鍾陽爲先生公生而莊嚴

稍長讀書工屬文公驤內音之曰是不欲以一科第
小若俾從故王文成公高第林致之遊公既深於其
學而歎曰夫爲王者左祖陸而抑朱氏久矣夫尊德
性道問學胡可偏廢也於是集未說而衷之陸卽爲
王者亦心折而公又從故漳州黃司理某遊黃亦文
成高第也時方坐與上官抗頌繫公不俾累以身當
之黃亦心伏公識而公嘗旅宿拒其奔女所止山館
多巢公至而巢匿弗出自是衆皆心儀公有巨人目
矣公登省試上公車報罷請肄業太學時祭酒魏恭
簡公校試而音之最後與文成公之高弟子歐陽文

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遊出所論著
與印質皆合公益用以自信而其成進士至二載餘
猶在選人以聘分校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相
公之壻吳生與馬願自效於公紹介謁信州公咲曰
吾自偶識子耳以子贊相公不可且吾不願見相公
又逾年始授戶部主事治草厰却商人賂治懷來餉
飛芻粟亡乏治九江權賈船舶人懷之而歲竒羨至
萬餘金入爲員外郎郎中尚書梁端肅公材以廉聞
天下慎許可顧獨賢重公指其座曰異日而座也久
之用郎高第遷知太平府公至不憇憇露牙距而要

歸於禮讓博信有兄弟終訟者皆老矣公示之鏡曰
更許日作兄弟而忍相詢耶戚感泣罷解縲文卿若
人而賄吏移之繆滿公疑其狀適吏以滿病請公怒
曰若爲誰甘心滿耶耶滿且死且坐汝夕死夕坐汝
亡何而御史果直滿當文卿辟他御史衙公者闌入
郡獄以試公則僅十餘囚論報者耳獄幾空他御史
乃愧謝公中貴人橫索夫至數百公陰使夫與之噪
而陽劄之屈而去襄蕪湖僑戶徭與土著繻處亡諱
者隣郡獄訟皆來質成謳謠相屬入覲太宰聞莊簡
公淵以考功令差次吏計公爲天下第一亡何遷江

西按察副使飭九江諸郡兵九江故接太平壤其民
望風而治有虎患公禱而走之遂悉其省政進按察
使稍遷山東右布政使尋復遷江西左使已又擢右
副都御史所撫復江西而公之爲叅政左使時兩入
棘司提調所得多知名士而最後御史欲拔其所私
士公持不可御史竟以私敗爲按察有姦於外而殺
婦者御史以其出自甲科欲寬之公曰吾知治殺婦
者耳不知其甲科也其奉三尺不阿狗類若此當是
時公最爲名藩臬而至於選撫志心開所調劑必公
私稱便益時創三殿而江西當出材價九萬金公請

以南糧改折而收其羨米買價償之民不知也弋陽
山中盜以險遠故篡郡倅公畫策掩并盜魁取之而
卽其地增設縣治又他邑亡賴有謀翻城應盜者公
度臨川令才用他事檄之往而俾捕誅之盜立解散
真人陶仲文所使嬖人橫甚公詞得其僞印牒寘於
理仲文莫能難也自是人爲刑部右侍郎尋改戶部
右侍郎甫上而以前薦藩臣累徙大理卿貴勢家毆
殺匠者刑官當以傭坐贖論公駁曰此淺傭也與恒
人同俾抵償死又羅指揮貧而贅其婦卒病死吏當
之殺婦公復駁曰指揮無殺婦狀此婦翁以隙中之

耳蓋一時翕然稱公與司寇鄭莊簡公曉御史大夫
周簡肅公延爲貫城三平云公遂復爲戶部右侍郎
總督太倉兼領西苑農事公行視諸倉歎曰吾爲郎
時創白故在謂諸郎好爲之吾不汝撓也亡何謝病
歸歸之僅餘年而起補南工部三爲戶部右侍郎尋
轉左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鳳陽諸郡
公之始爲太平也屬信州與袁州共政交惡袁州孽
信州而逐之謂公嘗爲其壻吳司之公實亡所附麗
所居官復嘗調而其爲太平更以善狀聞心器公更
以是得連擢官其素擇地至歷卿佐公行意落落自

若中間一下徙一移疾即袁州亦不可得而親陳會
其敗所私人距脫而華亭公當國秉即家起公以至
漕寄公益感奮悉心區畫飛粟歲課登於舊一切居
間盡絕其地中大水公發庾而賑之不爲災又平史
家莊鹺寇晉南京戶部尚書遂改比戶部時

穆廟初登極額賞不可訾數公鉤剔伏藏補之毋乏
有詔采滇寶公抗疏力諫沮凡再上必得請乃已一
時翕然以爲庶幾復見梁端肅公而華亭公尤器愛
公會有新鄭構華亭公亦不自安以去公恒邑邑三
上疏稱何太夫人老得歸請馳驛還里朝議謂度支

奈何可一日舍公公謝曰巧婦能爲麋不能爲無粟
麋已矣誰能畢我力者公行而舉朝餞青門嘖嘖以
二䟽復出也蓋侍養之又五年而何太夫人卒公年
六十八矣哭踊踰禮蒸蒸猶若嬰孺慕念父養不逮
祿於食簋減損置光祿祭田祠祖以下春秋合族而
饗之公素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僮從
所乘竹兜子戒勿去檐帷曰如何今我倨見鄉井當
其侍郎予告時而悍卒有撻帥而閔者委曲解說得
不亂且曰得馬公一言踰於赦公嘗有所薦引而其
人貴至大帥行金爲謝公咲卻之曰我誤識子子負

我有門下士官御史者湖口人也請得摧湖口稅以
自便公持不行識者謂公和而介達而諒信已不撓
有古大臣風然哉公既家食久望益重兩臺推轂相
屬意泊如也居恒著書有四書口義書傳敷言易說
義春秋伸義辨疑皆以諸宗儒大旨爲經而緯之不
專主王氏說最後草詩禮解微垂就而卒他所著奏
議詩文集棘署駁稿九邊經畧考七閩稅歛考志悟
餘言多行世者公之卒以萬曆庚辰九月十九日距
其生正德丁卯春秋七十有五配任夫人有淑行詳
鄭司寇世威志中交夫子四人左府都事熒孝而才

及太學生燮任夫人出也郡諸生焱貳陳出也歛黃
出也孫男三人陞城世女六人孫女五人婚嫁皆名
族蓋公在而故太平九江爲祠祠之歿而閩之人謂
公能已亂請於臺爲祠祠之俱世世勿絕計聞

上輟朝一日下所司予祭塋如禮而天下猶以未顯
贈易名爲歎公故卜兆於西郊之怡山前卒一夕有
巨星隕焉即今所賜飭塋舍地也麗牲之石煢寔請
於不佞志之復爲銘曰

計臣之良維孔與業立折秋芒亦有吏幹曰敞廣漢
如刃則蔓豈不爾宜快於一時元氣則滴公爲材臣

于牧于旬質有其仁西楚之屏司天下平毋漸近名
不佞國儲焉使神輸食寡用舒謀夫靡壹臣保貞吉
寧俟終日歸而著書其言滿車帥心自媿嘉隆之間
完人寔艱公竝如山天命不造奪我國老帝心用
悼乃命司空卜爾玄宮西郊怡中星隕於是公與俱
溼億百千禩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蓋嘉靖間天下有博皮膚敏之臣曰吉陽公公自小
官以至陪貳八座毋問識不識望而稱其爲鉅公大
人及其末也求跡者不能無一二疑而賢者並信之

公亦愈自信以王佐必可爲聖人之學必可致大約
其用未盡究其學亦未易窺而去公所自信者非違
矣公歿之二年而塋塋而當有天子之命有司未
及請而公職三品例得樹神道之石其仲子字度以
太僕少卿劉公穩之狀來丐言不佞通家子也雖嘗
一再侍公然不能盡悉公而竊以公之所自信者志
之公何氏何之先自唐叔虞才一世而爲韓又爲何
至 侯武都鄉侯克以輔相顯名漢晉間而求黜
用經術高尚稱其後世世爲之甲族而萬戶得成與
第指揮僉事貴從 高帝起義兵渡江功最大得成

之後絕而指揮移戍江陰以死有子澄澄子銘復移
戍德安遂定爲德安人銘後絕而弟英代之英子洪
洪子泰以指揮僉事授子勲能拓而大之用武功進
指揮同知是爲公父公生而隣有夢緋衣神人乘雲
下公會者生之數月同知公從征思恩歸夢祖泰書
其掌曰遷覺而異之遂名公曰遷後字益之以嘗讀
言吉陽山中故自號吉陽而學者遂稱之曰吉陽先
生公五歲受孝經小學居別室塑聖賢像其中憲伯
楊公某見而曰誰謂當迺翁弁者真吾壻也其女是
爲楊淑人而公南十五郎用工文執顯張文定公邦

竒竒之曰孺子且名世顧公爲易及大學中庸務根
極義文孔魯之微旨而不蘄中時趣踰冠舉於鄉尋
試禮部不利遊南太學祭酒湛文莊公若水初以制
舉義知公而公進其業遂真爲弟子公凡七上禮部
試皆不利然所交遊皆大父行天下知名士四十始
對策大廷讀卷當第三而時相有相軋者抑寘未入
謂小隱年可館選也公謝曰隱年而館能無內愧心
乎竟從事吏部三歲除戶部福建司主事居戶部之
踰年而改吏部稽勲稽勲未幾以言者累謫刑九江
亡何入爲南文選主事進考功郎中大察寮吏畢送

南光祿少卿入光祿仍爲少卿進太僕少卿遂爲光祿卿亡何以僉都御史撫江西久之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淮揚尋以南刑部侍郎罷歸歸之十有二年而病病踰歲卒壽七十四始公之自吏部謫也所中蜚語以講學故謫而得九江有周朱二先生白鹿故址公語人吾安能舍學不講且幸以實蜚語亡弗可者已乃開白鹿教授諸生疊疊不勸公之爲南考功且司大察故事考功郎不與他曹郎接郎投謂亡所報報或僅一刺不入又不與他曹郎會日呼曹吏胥撫郎陰事以故郎徃徃見劫吏胥亡能馭者

公時出從他曹郎遊亡間又不呼吏胥撫郎陰事
奏牘下亡不稱明者郎被謫人亦帖帖心頌矣當是
時太宰御史大夫皆以公故重南光祿號爲閒曹而
是時南有倭北有河南寇勢張甚公往往說其帥多
以虛聲逆遏之恟疑不敢近人自是材公而其再入
爲光祿光祿素號弊數其出納皆以大關口量自馬
少卿從謙得罪後日有閉目束手冀得以資序遷改
而已公歎曰罪等耳坐靡縣官財毋寧坐靳縣官財
乎雖然事至而後爭必敗乃條其狀四上之得報著
爲甲令頒之屬署自是物直平供有定額姦黠吏不

得爲侵牟卽大奄無所用且顧其意亦其之曰何公
遺我安矣自公之法行而光祿歲羨可入萬餘金於
是人益材公江西之大吏宦京者相率以公請得巡
撫而僅爲僉都御史公至則首謁故撫臣王文成公
祠慨然請嗣志焉於是創條例以矩賦嚴鄉約以止
訟立保甲以詰姦練士兵以備武年餘而閩寇之止
竟者逡巡去莫敢闖入又捕廣之大盜劉鳳尸諸市
公請止遠調兵創興安邑治增益鄱陽戒備減報可
遂悉城進賢浮梁金谿瑞州南城豐城之未城者咸
築公帑之羨充之一不以煩民而所矩賦歲減四萬

三千金又命有司隄新建烏土溪水不爲害灌溉
四萬頃民爲勒石曰何公溪公之治漕漕課獨爲前
後最 景王當之國道經淮公秉供億以萬計從王
者惡之而莫能難也是時言官以天變擊公等八人
皆留而公所中語復以講學其爲南刑部侃侃持法
不少貸忌者竟用前語中公遂罷公咲曰以講學中
我固當我嚮者不能毋講而今乃毋講也自是益開
席授經誼負笈來從遊者恒數十百人俱廩而勗之
孫中丞應鰲舒侍御鰲以公當用䟽上報聞當是時
余所謂求跡者不能無一二疑而賢者益信之以此

其最賢而最信者毋若劉公以故劉公之言謂公生平表裏洞達如青天白日帷榻之語可質鬼神又云萬物一體公實身之若矯世避人絜已明跡皆所不爲也公之學以知止爲入門以默識爲關鍵以不覩聞無聲臭爲本體以功夫合本體爲妙詣知言哉劉公又稱公事其父同知公及母張淑人繼母朱淑人孝喪而毀瘠逾禮好施予所全濟姻族指百千計至捐宅爲學宮以期郡士之取名第者於書一過目輒誦鮮所不覽而耻以博名其遘詩文草所點竄凡六七易始就以質助尊無一字同者然迫之則頃刻萬

言川涌雲變而不見率其詩出杜少陵於文出兩漢而頗推王臨川近則王晉江慎中他蔑如也公又嘗於南曹善故楊忠愍繼盛楊公當赴法而公救之權相嚴所以是與相嚴左其撫江西而僅僉都御史爲左撫之三年始治漕爲晚轉而得南刑部爲常謂以皆相嚴主之其後兩見評皆嚴客所爲也蓋劉公云然公有丈夫子二長宇功襲指揮進守備凡三娶皆名族而與宇功皆先卒仲邸宇度今爲光祿監事以文行世其家孫二人所著詩文集百卷全楚志若干卷友問集若干卷江寧政畧若干卷學指測言若干

卷堊在郡東十八里紫石村

銘曰成嘉之間兩人龍惟陳與王擅帝聰從門入者
非其宗何云捷取歸心胸默而成之言乃雍時惟中
葉相不共翅雖匪鍛未受籠義取掾世無汚隘繼堅
僻吏裁濫供凋疲撫寧漕計工少吐厥緒開屯蒙天
衢甫夷忽告窮是誰違之俾弗通陳鳴於野王則洪
公式廓之千秋功我辭匪腆碑乃豐以爲不信問劉
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
張公神道碑銘

當萬曆之六年 天子威無所不加乃脩嶺外政而
是時太倉凌公雲翼議用衆以二十萬埽填諸蠻而
嶺之右大藤峽八寨蠻連龍哈布咳二土司尤獷颯
而恃其脣齒弗肯賓於是計新嶺右督撫臣而嘉定

張公任時領山西轄有循吏聲會相國江陵公自楚
 返大秉晤今大宗伯徐公於襄臺而論人才徐公亟
 稱張公江陵公憮然曰吾固知其循吏第儒不習兵
 今乃習兵耶以屬太宰王公王公晉人也曰徐公稱
 之當張公乃擢右副都御史拊循嶺之右兵民咸隸
 焉而繼凌公者楚劉公與張公計分道進師張公業
 以為我必先飭士而後可致之用為簡行伍申約束
 蠲逋賦發公庾斥貪墨吏士蒸蒸樂從矣乃抽銳而
 伺賊瑕刈其東明尤黠者捷聞有金幣之賞始大誓
 師明年遂數搗其穴不三月悉盪平斬級垂萬鹵里

女如之牛畜器械萬萬計公以偏師破城所斬鹵與
大師劉公功畧相當 上大悅爲具太牢告 郊廟

中外備之以大藤峽爲吾郡韓襄殷公雍畧定地餘
百年王文成公所不能得志者公與凌公後先削平
之而皆吾郡人尤甚竒公又圖所以善後者凡七策
一曰設三鎮二曰戍要害三曰分信地四曰遷衛所
五曰廣屯田六曰開道路七曰議糧餉疏上下有司
次第行之方議廣武功令以旌賞公而公病砭卒矣
公之病得之體素弱而規調贍兵食太勞又內慈仁
不忍於鋒鏑時忽忽減飲食既卒而御史爲治喪仍

具其事聞詔即以所應遷官贈得兵部左侍郎錄一
子入太學大宗伯治祭大司空治塋其祭之辭曰掃
十寨之妖氛用勞定國收萬全之勝筭畢命在公蓋
實錄也公年僅五十七云其諱任其字希尹世爲嘉
定人其先有諱清者傳子玘玘傳錢唐尉子愛凡三
世皆以公貴贈山西右布政使配皆贈夫人而錢唐
公得及公而封工部郎又封嚴州守母徐夫人公少
而穎異強記工屬文十八補弟子員二十舉應天二
十四舉南宮皆褒然在顯列所爲文諸學官大夫傳
誦之以進士高第擢工部都水主事出督淮浦漕艘

汝材有出沒地公少年人謂郎不病所染要不能脫
吏手而精強於職吏不敢夤緣爲姦私有奇羨悉以
歸長府比三歲而得八萬金滿考無害晉署員外郎
當治武庫仗而同舍郎黃元恭輩與公皆好爲劄言
言頗侵分宜相聞之不善也而會幸帥鸞白上請旬
稽武庫仗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
居半歲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
利爲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
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免我
蓋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爲我擇一良守華亭公

謝曰以趙潁川鉤距所不知欲祗席之則亡隄張某者而分宜故久忘之遂擢公公至官廼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惠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開不相讓素以少安而公丁後母 夫人憂以去服除當補官時有壯公守袁事者將昇以大部公固讓得嚴州嚴山郡也俗樸而簡公一切用柔道理之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曰曹平陽武吏治疆齊尚不欲擾獄市而我何藉吾巧爲久之其民即尸居不敢爲小惡謂無柰我公知之何而有鄔中丞者挾分宜重不解臺級而治巖政

所至假檢攝爲恫喝公私帑如埽獨難公無所問已
去之此曹子強項不易語蓋時淳安有海令云既分
宜罷公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有漕河役公以才
見選佐大司空朱公晝夜荒度亡告倦工甫就而官
署不戒於火元配楊夫人與子女四俱燔焉公病悸
上章乞骸不報進叅貴州藩事公歸而侍布政公作
膝下戀且以痛楊夫人不欲行布政公強之曰不念
若祖布衣地下耶萬一得三品考從大夫命吾可俟
而見若祖公爲強出至貴所治與其吏民之見信畧
如嚴公又佐御史司試事程式文多出其手以雅純

稱公沿臺檄至長沙而忽心動上章乞歸不待報即發太宰惜之爲轉陝西臬使以便公省而布政公計至矣公絕痛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雖強食以迫服除猶支牀鷄骨也自是公頗息意世路別構數椽水竹間翛然燕坐若無官者居三年所而太宰檄諸待次官過期即罷不叙公不得已強出補雲南已調河南俱未及上擢浙江右布政使藩之長有端心者數與其寮競公一以恬夷劑之咸自媿解久始移山西其治爲邊餉出納視淮浦尤易染而公清白亡改於素而鉤校加精諸上輸者獨見爲寬省而邊計更溢羨

以故太宰得之詳而公不喜通時貴人書問一有所
通其人始色動既啟而亡所侑書中語乃倦遊歸計
耳其人咲曰即歸自決之何問我爲而公以久次滿
封三代乃大喜曰誰謂我宦拙外臣能三代封者何
幾故公之得嶺右臺天下以宗伯徐公爲能薦江陵
公爲能用而其捷也復以公爲能報公爲人中形質
清而弱癯然若不勝衣或竟坐不能聒公語語則欵
欵中規必自其底裏出之其事布政公雖極志養然
不爲矯厲故廬頗敞而據要悉以推其兄衣數浣竟
不易食無重味其孝友質儉自天性然要非所以爲

名高也既痛楊夫人之凶終止弗娶終其身所御
獲能守布政公戒卽重用事者不得御

帛履相踵

於門弗敢出蓋邑里之推重厚長者必首公父子云
當公成進士時世好言公文公獨謝弗挂口竟用是
鮮怨妬以功名終其身余嘗謂公之友殷子都吾與
若張公交垂四十年而彼不我悉也然吾試名其人
且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險
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飾殷子唯
唯故公卒而狀之大畧如余指公有一子曰其庶爲
諸生敦而文卽所當入太學者也娶於徐卽宗伯公

女女一側室朱出嫁諸生丘璋坐沙浦原爲

天子所賜其塋也宗伯公銘其幽而其庶屬余以文
麗牲之石銘曰

國有大討於嶺之南王師啟行妖祲橫天川芷林菁
被其膾腥王師之出如燦如虹如彼霹靂瑠戈大黃
脯厥後夫以飽我兵京觀峩峩銅柱輔之上標青冥
站鳶不擢毒瘴橫披日月朗清猗歟層功誰哉運籌

乃一書生捷書之騰 天顏爲開二郊告成而我張

公盡瘁鞠躬庶幾孔明 帝憫勞臣大牲醇醪皆出

尚方晉佐元樞三命之服榮施九京沙浦崇原爰封

馬鬣俾象大藤陋彼新息而隕五溪蕙苾隳聲我初
識公吶吶恂恂如衣弗勝信哉有周張仲孝友光於
南征吉甫作銘勒之樂石永垂億齡

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公神道碑

蓋嘉隆間有難進易退之君子曰東白顧公公舉進
士爲循吏爲直臣其再起也爲名卿居家而爲孝子
爲鄉先生以壽考終不可謂非君子也已公之始令
而得餘姚也最號壯縣紳衿忝民三之一而居豪吏
黠胥以智計乘其間公始至若粥粥者已盡得其出
沒狀一日坐堂皇召諸吏胥責數之曰某弊由某某

某某舞某法立改之不者非死而戍矣諸吏胥咸戰
慄若負霜背宿蠹爲掃每均役輒先計邑歲所需有
成則而始按丁盈縮之卒無有浮入者縣故有三老
周知邑賦甚熟而屬之不能無高下其手公故知其
狀若弟屬也朔旦大會庭中粹召三老前謂我弟賦
長上下三老出不意咸叩首吐實卽令賦長前受牒
去亡少諱者暇則召諸儒生與談經術析文義所獎
進若翁大司馬大立趙太宰錦二三公其尤也入預
試外簾所校文得知名士爲多時臺使交薦公而一
時之令浙者必推公循吏循吏云公入爲禮科給事

中亡幾而蜀王與都指揮劉永昌相奏許永昌故辨
口嘗以言事得 上意而武定侯勛復庇之詔公偕

刑部郎郎其地置獄公謂蜀王王也弟避嫌不當朝
其讞獄以二司不能無嫌王而視永昌請以他司讞
俱報可公乃與郎楊本仁馳之郾會陝蜀諸藩臬鉤
考案証盡得其實時蜀以疑王恐甚而永昌盛欲有
所辨說公不顧抵永昌罪奏報可中外快之公歸而
秋享明堂禮成乃上疏條治道五事皆的的中窾而
中爲廣曠恩則請赦大禮大獄諸臣抑邪佞則請屏
斥諸方彙不經之士公南草疏若鬼擘梁者出而驟

當戶鳴公不顧既啟皂囊授中貴人中貴人曰上
方怒言者若休矣公正色曰言官言事分也乃伺
上喜怒行止哉疏上上果大怒廷杖公六十編管
保安州公之被杖也且死者數矣已又冒冰雪昇行
絕塞也天下靡不歸公直臣而公絕口不復舉疏事
惟時時加額上恩德孤臣萬死不恨臺聘公公主

宣府教授諸生所造就後多顯者公居保安之三年
茹草餽餼甚甘之獨不能忘其親海隱翁錢恭人而
一日聞錢恭人病乃上書執政辭甚苦執政閱之俾
沿檄歸拜錢恭人床下錢恭人病爲起至明年竟卒

公萬里間關得視錢恭人含斂人且以爲幸而毀瘠
骨立里驟火且侵舍公叩頭呼天血漬地俄而風返
竟以棺免既葬戢身而事海隱翁者十年海隱翁老
而好施予諸所衣食五宗給榷車治橋道公傾橐承
之不敢以不繼告也公之治海隱翁喪業始衰而毀
瘠視喪錢恭人有加諸來弔者不忍於公戚掩目而
歎曰孝哉顧公也公里居久之始奉世廟遺詔錄
諫臣予公故官待次之明年而超拜南京通政叅議
甫之官條上十二事所謂貴農官立營田置義倉
禁浮靡蓋惓惓王業之本而破格以收賢雋廣恤以

作忠義於人才三致意焉 上嘉納之三月遷順天

府丞遂拜大理寺左少卿亡何進太僕寺卿故事卿
優遊需次而已丞至自匿避不敢與少卿均禮公獨
抗疏請平少卿丞體一丞督庫藏而少卿理京營者
監之東西路少卿丞各一相繼行部驗烙馬 上可

之著為令公文申明六條優卹種馬責成寄牧隆重
銓選嚴督解運議派改折慎貯卷籍俱報可公文又延
順德倅歸有光為太僕志志成而公序之人以為良
史歸君用是得入直秘閣而公倦游且歸矣元相興
化李公謂公屬者 天子大閱而覩雲錦之盛以兼

金大幣勞公且公跬武執政柰何輕擲之公咲曰老
臣始望不及生何乃今日也章再上得請且以其子
鴻臚可立侍歸祖道供張塞青門謂庶幾二疏云公
之歸也念可以爲德於鄉乃大挫產以六百畝置義
莊贍族指以百畝資里役以三百畝給郡邑社三學
諸貧士以二百畝共介石書院祀介石書院者祠故
言吳公子遊而以來著作郎王公顯大父五世祖原
魯先生配者也著作與原魯後先講道東南公素所
服膺者歸自保安而創祠之在大石山中公始以經
術顯名所造就多門貴人益慕從之戶外屢恒滿公

所值卽後進齒卑不得當一涉執文事津津乎言之
不啻口出也見談說長者聽之恐倦有所詆毀卽掩
耳矣公雖寬然不好爲厓異而實中介其讞蜀獄還
也蜀王內德之以珍寶值萬緡謝公異却之不齎一
蜀物裝謫保安其察之醜金贖者臺使之以贖鋌治
室者一切弗受公雖起家通叅至大理所佐多間曹
而又輒遷去下所見及其一爲太僕章章如是所建
白著令甲至於今賴之嗚呼公不稱名卿與鄉先生
哉當公之繇邕令而給事中也立朝不二載謫謫
十年而始起其起也不四載而歸若公者真可謂難

進易退者矣公諱存仁字伯剛別號東白其先系出
司空和吾太倉之七浦故有三顧村有徙塘北者最
後徙郡齊門五世祖愚勝所謂原魯先生者也凡四
傳而爲海隱翁啟明娶錢恭人寔生公公歷官不及
考而兩以 詔恩封海隱翁給事中錢爲孺人再贈
翁順天府丞恭人所繇稱焉縉紳先生豔之爲歌詩
表其事公卒於萬曆乙亥距其生弘治壬戌春秋七
十有四子男四長郎可立奕劉氏次可大俱先卒次
可興娶毛氏與可立俱鴻臚序班可言娶朱氏側室
劉出州學生女二適陳嘉績周籍繼配謝恭人出也

孫男四人慎餘審餘郡邑諸生餘尚幼公死去餘姚
垂四紀而餘姚人至今口其政不衰來往必造公里
問安否其所定役法周令鳴墳者推行之其民爲謠
曰前有顧祖後周父活我孫子十萬戶故聞公卒而
與吾郡之士民相率而請於臺各祠之學宮公所著
有東白集若干卷不佞序之其所爲德於鄉非一鄒
司成守益楊太史慎瞿宗伯景淳宋中丞儀望張中
丞佳胤舒太僕化記之其卒也顧觀察章志爲之狀
而翁大司馬銘其幽可以傳矣墓在大石山三品例
得祭塋而公又全節臣也臺使者業已請矣是故不

佞爲文於麗牲之石而俟焉

銘曰舍而卷用而舒何所不直循於官惠於鄉何所不德以直行德所繇稱大人作斯世式以德行直所繇稱長者貽後世澤大石之陽鬱鬱葱葱爲司僕阡我勒信辭紀之豐碑後千百年過而式者曰於嗟公兮吾無間然

正議大夫順天府尹畫溪姚公神道碑

蓋嘉隆間有慈慎端亮之臣曰順天尹姚公公於官在通塞間天下雖不能盡知公然望而稱其爲鉅人其鄉之稱則以爲長者故於其沒也鄉父老諸生舉

而聞之有司請祀之學官臺使者以聞於上請予
祭塋則下大宗伯議當予祭塋而其孤紹科等念重
隃大夫期十日而歸諸唐興山陽阡以河南左方伯
陳公應知狀來問言於世貞勒之麗牲之石公姓姚
氏諱一元字維貞姚之先爲唐丞相梁國文獻公崇
凡九世而爲宋延唐殿學士文僖公祐傳子梧州守
俱世之顯名又數傳而爲元司訓文宦長興有畫溪
贅有子國用從高皇帝起義積戰功拜萬戶其子
孫息而蕃之遂爲長興甲族更四傳而爲宿松令岳
卒官以循吏祠宿松尋祠長興有子良輔繇經術著

聲貢入太學蚤卒贈監察御史則公父也公 十三

歲而孤與其兄一夔依毋游太孺人居竈突時時冷
矣以是益感奮淬礪於學二十游諸生又三年試最
有歲廩束脩受經者累累始授室得共奉遊太孺人
毋乏又九年舉於鄉明年罷公車辟又三年成進士
肄事禮部尚書集諸進士而試之論爲第一明年授
行人嘗使楚藩祭其王嫺於儀度亡責幣還滿考選
山東監察御史視司隸比部治徭更亡間貴戚小民
便之出按山海等關論劾債帥不職者還奏事毋害
遂按陝西陝地遼而民瘠困於供公一切治以嚴簡

分守故避平涼宗人而與分巡併治鳳以所轄遠不相及則又增設涇邠道公謂守避平涼不避牽涇請移鳳守守涇以平涼爲支部而革增設者臺議欲益馬政都御史靈州兵備副使下公公皆持不可曰叢爾吏民能奉兩大吏耶奏上俱報可而是時中貴人治上供絨罽爲陝累 詔罷之以屬公公與藩之長計約節歲省可四萬金而絨復精好既奏少府

上大悅增公奉一級曰爲我留按陝更後歲而瓜公益感勵而邊帥吉象窺公得上意橐幣若居間者公論罷之又論撫臣之不職者鎬亦罷諸郡饑而獨

故京兆小有歲諸流徙悉集公曰是不爲葦且生叵
測以便宜發倉粟萬斛佐以贖醵賑之及麥秋而解
屬大試偕計士公甚飭其曹偶以夕繼日卽病瘁亡
小間是歲陝得士多公既久治陝所齋衣屐穿有司
具新衣薦公怒弗御曰御史身寧挂陝寸帛也還理
道事如故補課三載績贈公及遊太孺人予告身

詔察視京營戎政有竄食於虛伍者公嚴覈悉出之
大帥圭與相臣比而軋公弗止也時緹騎督炳張甚
與大司馬爭班軍事公偕給事中今大司徒殷公正
茂衷之俱忻服尋課六載績御史大夫屠公僑慎許

可顧當公上考曰子真御史也然竟以大帥軋之故弗獲留舉福建按察司副使公之宦閩以佐司事兼行海防至則庀練於餘皇浚城深溝約束井井倭不獲志於境閩人稱之明年進江西右叅政尋丁遊太孺人憂服除補陝西其職糧稅以歲時行部薪菜外亡他供民猶識之曰是故敝衣而驄者耶尋佐御史試偕計士得材埒於初轉江西按察使遂爲右布政使已又爲左公度財所出入由庫官吏侵悉削其權以聽不時委而又時衡乞之以是宿歲盡祛洗顧恒守章程動引故事而臺使者皆新進務以更爲名婁

相格公廼歎曰吾不能捨吾守而折腰少年子上書
移疾歸卧數歲中外皆惜之遂以省臺會薦起除山
東公所以財節出納大約操倣江西而加精密其聲
亦轉起隄於舊時議者謂東土田薄羨欲以門準賦
公待不可曰賦自田出今乃不可信而欲以影響準
之門籍令吏隱沒豪富而委上錯於蟹螺之地何自
語得其實乎卒從公議尋佐御史試得士具如陝入
爲太僕卿未上轉順天戶時新鄭公行太宰其起公
自田家歲中再舉至九卿意不能無少望而公第從
朝堂一再見而已久之竟弗謝乃咤曰此當老詩忌

我嗾言者如其指刺公公亦病請得致仕既歸而薦者剡相接然公絕口不復言宦時事與同郡諸老先生結社湖山間尚羊自快時撫臺後先蒲圻謝公鵬舉西安李公世達故與公有連移書求會公謝曰身隱矣安敢以野服見達官卒不應而間過所謂畫溪者召其宗人飲食之間所願必使蒲公徘徊棗梓間而歎曰此吾家所由起也蓋自號畫溪居士云而邑故有鄣南若下壠歲久不封樹公割帑中裝爲之一新公仕宦垂四十年宗之室亡弗潤者而晚始構一堂人或以隘請公指諸子語之母問帑不繼我尚不

能貽此曹太祝奉禮而何隘爲公至孝友居恒以不
及事侍御公爲恨其事遊太孺人備志物四十年一
日也屬病欲搏頽顙 天請代不得則骨毀以殉之
其恭二季父如其父其恭伯兄如二季父家事亡大
小以次稟命行宦遊邸數千里外致甘毳不絕歿而
調棺殮治塋事撫孤遺亡不極意嘗館於顧中丞應
祥而中丞時以候勘家居戲謂公世鮮我必待子而
起色乎公入臺有謂顧公材當用者或尼以歿聞公
疏辨之竟起宴遷至大司寇其叅陝政與寮之賢豪
斬少年學顏王少保崇古遊甚篤王公中飛語臺瑣

交齟之陝中兩使者意爲動公力救得免然竟不使
王公知也其察京營才故裨將李光啟而薦之得邊
帥印而公已外遷李君哀金帛爲謝公咲曰君不知
故人耶欲報我胡不以身爲 國家殉而使與
有榮李君愧謝去其年卒死於節公之德爲多然大
要在持厚覆人過不倍恩歸於長者而居宦潔廉尤
天性既病而陝人馬少保自強時佐吏部謂其長欲
安我凋劫非姚公不可公幾以中丞節起而病欲且
卒矣卒之年距其生正德己巳壽七十娶於錢饒今
德佐公積織以至有家公與之相懽白首無間又相

莊也封如遊後公一歲卒舉三丈夫子紹科紹儒紹
憲皆太學生朗爽而文女一人諸孫十人女十二人
婚嫁皆名族所著有古今忠孝人物贊奏議若干卷
藏於家銘曰

天目蜿蜒象龍菴畫下滙飛淙水秀土沃且豐篤生
長者敦龐曰京兆尹姚公起自明經孤童爰備

帝門四聰乃睠西采秦風行行且止避驄飭閩組練
餘皇島夷莫我敢訐兒女贊竹嶠潼公其惠我故邦
而臬而藩西江吏蠹民蠹埽空束脩抗志直躬死不
受少年容若下有田可農天子田都汝庸其以袞

衣來東齊魯頌謳喁喁京兆 帝心所馮公材三王
比踪杓鑿相門難工有身可完曷恫歸而爲德五宗
其取衣哺若供毋以鼻趾黜窮尚書尺一旦降菰城
之木霧淞德星下隕碣嶮疇如高明令終唐典之巔
龍從其址一掩一重晻霏佳氣若封有羨碩人顛顛
銜卹蓐螳以從是爲京兆幽宮與曹氏阡比隆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汪之先自越公華筭路藍縷以開不毛有功德於民
遂世世食歛爲歛甲族至明而蔓指數十萬閱閱櫛
比而今左司馬道昆尤賢重贈封其王父父皆如其

官贈公之贈也司馬謂世貞寔尾公車以文事見幸
委之追志神道之石至是封公卒 天子命宗伯脩
祭司空治窀穸司馬乃侈大其塋以明 上德意復
謂世貞志石如贈公例惟是封公之元配吳淑人塋
則竊已志其幽不腆之辭凡三見采於司馬而以六
寸管當執鞭則甚幸第狀草自司馬而介子道貫討
論焉其何以加乃卽狀畧曰公諱良彬字某贈公娶
亦曰吳淑人難子中歲而後舉公則愛護公甚公生
而磊落無凡骨爲儒甫成而薄之曰吾安能日頰首
佔俾乎贈公挾之賈賈且成又薄之曰吾安能沒身

錐刀間乃日習擊技騎射得陰符肱篋家言讀而揣摩之謂侯印可肘也毋患之謂曰汝七尺與毋共而柰何輕使與予顯博我何以食寢公廼歸從事於家贈公嗚嗚操下公材最能當其意然猶不廢杖公蒲伏拜杖廷下徐脩色而請間毋忤也既居嫡且長當得秉乃益推肥以與諸庶由由然竟其身無間言贈公健善酒則公日精爲酒具淑人多病善藥則公日精爲藥咸天年樂終非困苦而公不以倦孺子慕也蓋鄉人人歸孝矣公素好形家言卜兆樹茅冀福及其後少而舉司馬晚課之習三禮及制科業勝室輒

成進士以郎最封公守最再封公中丞最三封公至
司馬封四矣中歲舉道貫謀之學復就公時從容語
司馬吾於世所欲得者三事其一吾時恨寥寥越公
喬今汝貴至列卿無忝吾先而又推胄子予道貫道
貫材俛自得之其二挾圭測以求堪輿間一坏土葺
及來者而驗之汝獨所未得志者乃圭苟入口躋白
雲去汝曹不難耳蓋公日從事丹竈數損橐亡教色
而最後考諸方士多不讐乃謝絕之公始以太淑人
病多爲醫方而善故吳處士洋洋國醫也因得其禁
方一二以治人病亡弗驗者處士死而其子橋貧公

舉以歸之曰毋墮而父業復以授中表弟潛兩人行
之遂擅名郡中公猶時時爲言毋易視藥善則膏梁
不善醜毒耳藉令十全不能敵一死蓋公惡其名不
欲居又不欲妨故人子計然恃公而起者指不勝屈
也公晚節益爲儉勤其築室務完固而已不耐丹楹
刻桷司馬當在事薦以文繡則笥之異日爲貴客壽
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薦固請御之
公艷然曰而翁得道於老氏庶幾敝不新成且石太
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勤之使浣濯何獨我鮮衣也
竟弗御公故饒精力米鹽布帛出納瑣屑少所厭棄

者更精意好之治事至乙夜不止太淑人念欲有以
風公會亭午蹙蹙自圃歸乃迎謂曰翁所不足者寧
蔬食菜羹耶而忍曝背赤曰而復果翁腹也翁春秋
高且休矣公謝曰吾智殊出姥下於是絕口不問家
而孳孳力爲德所衣食及排解於人不少矣乃至春
社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汙瀦中講弋網罟之獲其可
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
價入手則縱之高深且祝曰盡爾命母更爲人獲也
有牛且及办脫繼而奔公雙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
之藜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齒里人歎曰獸智非能

識公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慕而止殺生者以司馬故童服而公來三十五年於家庭無期功之慘老始哭吳淑人踰年哭曾孫又踰月哭道貫婦八月哭少子十月哭弟十二月哭從弟明年哭內弟皆所鍾友八月哭其幸姬人九月又哭其次曾孫神積傷矣司馬百方慰解之公故善食酒能竟斗最後僅舉三升所而薄然未嘗不爲司馬加箸也所進食間失飪然左顧司馬則加匕右顧道貫則加箸未嘗不其也以故司馬兄弟稍自寬而竟感末疾已大作司馬兄弟顛天而懇願悉餘年以償公詞之家祠則五服之

內對宗戚若而人願損月以償公他神祠則問左之
老少被德者若而人願損三日以償公而公竟不起
其哭者視禱者則又屣之其次嗟歎咤者視哭者則
又屣之嗚呼公真所謂生榮死哀者矣其遘之順逆
遞至則恒也世貞乃言曰公所歎不得志於仙者誤
夫仙即有之可遇不可求也吾獨惜公材而困於格
使公得將數萬衆於嘉靖間何渠南不組島會頸北
不勒燕然石又不然而理司農筴又何渠出孔僅劉
晏下今乃使之坐而食素侯之饗以老也夫少博好
兵法獨貴竒晚而屈於戚將軍正以江陵公之言而

進司馬於道術者吐一斑矣公用弘治甲子生以萬曆庚辰卒得壽七十有七吳淑人之有婦德詳世貞志中司馬始娶某繼某贈封俱如吳道貫娶某先卒女一歸郡諸生羅良琪而天孫四人其三曰無擇曰無疆曰無競司馬出曰無央道貫出曾孫男二曰當戶曰當時孫女八曾孫女二賜瑩今在某所銘曰
缸中之藏纍纍相望唯汪公之藏也良俾爾郎康俾爾無疆俾爾嗣人懺而昌有碑造霄龍章煌煌過者式之莫敢瞠有石副焉其辭洋洋誦者繹之莫或忘於乎惟汪公之生也臧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